朝野輯要

三

文宗朝
世祖朝
德宗朝
睿宗朝

3487
4651
v.3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朝野輯要卷之四

端宗恭懿温文佐定安莊景順敦孝大王諱　文宗長男正統辛
酉誕降于東宮之資善堂戊辰封　王世孫景泰庚午封　王世子壬
申五月即位于景福宮勤政門乙亥閏六月十一日禪位于　世祖七
月尊爲恭懿温文太上王至丁丑六月降封魯山君　十月二十四日昇
遐于寧越在位二年在上王位三年壽十七　肅宗辛酉追封大
君戊寅追復位　莊陵　寧越世冬乙旨辛坐
妃懿德端良齊敬定順王后宋氏籍礪山判敦寧礪良府院君
玄壽女正統庚午誕降景泰甲戌冊　王妃乙亥尊以懿德大王
妃丁丑降爲夫人正德辛巳六月四日昇遐乃　端宗上仙六十七年

中宗十六年也壽八十二 肅宗戊寅追復位 英宗辛卯御書淨業
院舊基五字竪碑並尾貞陵東望峯下 思陵 楊州軍場里癸坐
壬申夏五月 上卽位時年十二歲時領相皇甫仁左相南智以病在
告右相金宗瑞贊成鄭苯代智拜相 上在元孫時 世宗月夜每
於步集賢殿諭學士成三問申叔舟等曰寡人萬歲後汝念此
兒 文宗疾革召集賢諸臣秉燭至夜分膝下置 端宗手撫背
曰以此兒付卿等遂賜酒 上降榻平坐先執酌以勸成三問朴彭年
申叔舟等至醉而皆仆 上命不省中官撤戶門楣作擔輿出列
臥於入直廳是夜大雪諸公醉醒則異香滿室渾身霑以貂皮衾
乃 上之手自覆也相與涕泣 誓報殊恩

是年禁奔競既以罷之黃菟記事曰初憲府請禁奔競

世祖與安平大君因丞旨姜孟卿語執政曰禁奔競是疑我等

也今上即位之初首疑宗室是自剪羽翼耳我等值此危疑

之際與大臣共謀定意反見猜忌乎大臣皇甫仁等大驚俾若不

知帰咎憲府而罷之 冬遣首陽大臣謝賜誥冕工判李思哲爲

副校理申叔舟爲書狀野言別集曰首陽自請行 上默然翌之年

首還自京從官皆加資台諫執之

癸酉大司憲奇虔上書論時事其一請罷昌德宮修理事寢虔出爲

延安又稱海州牧使黃晃記事曰鄭苯以三朝元老輔幼主不能輔

導癸酉六月昌德宮成民力大困或有言者則今太半捨此無餘事

之處之所論未知指此耶

冬十月 世祖靖亂錄奮忠仗義輔祚靖亂功臣鄭麟趾等三十六人東閣雜記曰魯山幼冲嗣位八大君強盛人心危疑 世祖有靖亂之志靖亂之策大抵出於韓明澮海東樂府曰時諸王子競延賓客之人才士盡歸安平 光廟時爲首陽無加彼韓明澮晋謁獻策曰世道有變文士無用須結武士以習射大設酒饌日往慕華館訓鍊院射帿則賜休饌可盡結武士遂用其策數日之內偏交武士遂靖內亂海東野言東閣記曰魯陵德合錄曰皇甫仁金宗瑞鄭苯爲三公宗瑞勇智畧時目爲大虎初 光廟與明澮等約於十月初十日亂事謀殺滅 光廟曰後使謀殺宗瑞易黠先誅此人餘不足平世是早聚家洪

允成林自蕃庸袞崔閏安慶孫等于私邸允成曰用兵猶豫最忌
光廟拔劍起 貞熹后提兵披之仍束甲率家僮林芸而行楊汀洪
順孫柳洙以微服從行宗瑞家在門外 光廟使明澮等守敦義門
戒雖鍾鼓盡勿開門 光廟至宗瑞家宗瑞出迎子承珪不離左右
光廟紗帽角落請借政丞角宗瑞使入內取角林芸椎殺宗瑞仆地承
珪驚伏其上楊汀拔劍斬之時明澮挈等出候路上 光廟還而笑
曰已殺賊矣至巡廳令洪達孫領巡軍詣時御所時 上出寓鄉校間
寧陽尉鄭悰家 光廟召入直承恒握手言殺宗瑞之由曰宗瑞連
結咸吉節度李澄玉等推戴安平大君謀危宗社賊魁已除之餘
黨欲啟治之崔恒與之携手同入 上驚起曰惟叔父活我 光廟

曰臣當處之即召諸宰排立軍士作三軍明澮持生殺符坐門內諸宰

入第一門去僕從入第二門名在死符者使允成柳洙具致寬等持鐵

如意推擊皇甫仁及兵判趙克寬贊成李穰 義安君和子 等遣人殺

判書尹處恭兵判閔伸參贊許詡副正李命敏等教文略曰奸臣皇

甫仁金宗瑞等交結安平大君瑢以圖不軌奸黨伏誅瑢以至親不忍

置法安置于外云云麟趾使擎執筆崔恒季甸卒教書時天寒夜深

上使中官賜內醞之瑢為誠寧寿子以蒸於誠寧夫人渗眾目中押送

江華尋賜死子友直竄喬桐島

安平大君瑢號匪懈堂慵齋叢話曰安平大君好學文尤長於詩

書法絕奇為天下第一又善圖畫琴瑟之技性又浮誕好古作武夷精

舍于北門外又臨南湖作淡淡亭作十二景詩又作四十八詠絲竹不絕宗
飮酒而讌著句及于用玉用金泥塗字又細繪棹濃真章于人求輒與之
一時名儒无不締交無賴雜業人亦多歸之時議謂安平有異志等武
夷精舍與宗瑞等相從多在淡淡亭以此爲罪目云安平被竄泣曰左
相知此乎負負何言盖不知其之死猶冀其済也　謏聞瑣錄曰安平與
右相南智議婚南曰河陽瞽者金鶴老云我家休咎盡驗君之二
女皆命其長女帰臨瀛守寡此其季也恐以是爲累安平笑曰相國
何信妖言也是年安平子友直娶南女明年右相風疾瘖不言又明年
安平被謫南以姻婭不逮者以其疾也慵齋叢話曰初安平聞成
真逸侃有名伻人邀之公往謁亭中賡賦約以後日更會毋夫人曰

王子之道當開人謹重豈有家人作明之理其敗可待汝勿與交其後

亙三招竟不往未幾敗皆服母夫人先見之明　天使倪謙見安平従

翁毋三字曰天下第一筆也請書數百幅歸奏皇帝使十三布政司刊

布　英宗丁卯命復官

金宗瑞號節齋　太宗科官領相　海東野人言曰是日絶而復穌使

政院速啓無祇應者家在門外衣女服乘轎到崇禮門不得入倚側淪

使力士把守門遂匿于其子承璧妻家　光廟亦慮其還穌陵使李興

商往審之使人曳出宗瑞曰吾豈步往取軺軒來言未已斬之　東閣

雜記曰　光廟誅宗瑞之夕先使主簿洪允成往覘之宗瑞在房内

偃枕三妾在後指允成使前日聞汝有力吾有強弓試挽之允成

連折二張宗瑞曰樊噲不如也使妾酌大觥飲之允成飲三觥而出
英廟朝復官贈諡子承珪以孝旌閭又命贖金宗瑞爲莭還其後
孫用贖還魏徵笏故事也
皇甫仁號永川　太宗科議政　海東野言曰靖乱日赴召乗軺過
宗廟不復下曰已矣已矣耗舍人李禮長手啗後事云　英廟朝復官
贈諡　青坡劇談曰俞孝通有子娶於皇甫相仁俗娶妻富者以珎
宝盛丞先導身至三四俞字亦以二丞爲禮皇甫氏用之皆青冊也後
諸俞曰婚丞何用書冊俞曰黄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鄭苯古茂字　字子兕大提學郊隱以吾子　太宗科官左相名臣
録曰靖乱時以全羅都體察回到忠州京官馳來路上偶傳旨

公下馬再拜曰受刑路中不祥可就驛館否東京曰但押歸論所
耳京官曾爲公郎吏者同行十餘日一不開口謏聞瑣錄曰公
在謫奉先祖神位一日睡起謂隨行僧曰精具一飯吾祀先
祖既祭焚其神主頃之使來賜死海東野言曰某謫樂安有僧
垣禪從之一日官差來捉某沐浴冠帶出其祖先神主再拜焚
之遂脫冠帶服兩裝手巾與其妻訣妻牽衣哭某止之曰身後
事君其治之官差捉某去京來刑官將以明日行刑欵拘於官
某却立門外曰死等耳然名節有異吾若有二心死後晴天依
舊不然必有異既死忽雲合雨作坦禪目睹其事云　英宗朝
復官贈謚又命錄用後孫而未知後孫爲誰會大典鄭姓人訟

山得地石即鄭光露基光露以革子預知事佯狂匿跡其子具
事悉埋誌秘諱來歷至是得其詳始命錄用
成三問遺集曰鷄龍山東鶴寺即 世祖朝寃死人施供之設
故寺有籍記皇甫仁金宗瑞鄭苯李穰閔伸趙克寬尹處恭
李命敏李耕晬元矩趙藩金衍韓菘趙遂良李完慶李石貞
池淨瑢友直并同祀
世祖既誅宗瑞等拜領議政判吏兵曹内外兵馬節度使以鄭麟
趾為左相韓確為右相鄭昌孫為吏判李季甸為兵判崔恒為
都承旨
命作教書錄勳令集賢起草諸學士皆亡去脅柳誠源製之畧

曰叔父孝友出於天性忠義出於至誠予冲人遭家不造瑢居至親蓄
無上之心皇甫仁金宗瑞等陰爲黨援叔父奮發義勇一乱迅掃不
有叔父予焉及茲眞可謂托孤寄命社稷之臣矣旣以成王責周公
者責叔父當以周公輔成王者輔寡躬云云 誠源帰家痛哭 鄭
麟趾韓確等啟處或來時 首陽請以軍衛之命鎭撫二人各
率甲士五十派夜衛之
甲戌春命冊宋玹壽女爲妃謏聞瑣錄曰 光廟以爲繼嗣之重請
從權納妃遣黃孝吉言於左相鄭麟趾麟趾曰居喪納妃禮也哉
光廟使黃守往諭曰楊嬪囑之不可不從鄭曰楊氏雖 世宗封爲嬪
國賊女豈知國家事黃跪曰下官安敢以是言回啟鄭笑曰明日

吾當詣闕語饔官多備酒醪以待明日會坐亂大鍾迭酬酌至酣醉

竟不能發議而罷 光廟累日啟不已傳曰不得終守己志於是冊宋氏爲

妃東閣雜記曰 光廟又以爲喪中納妃已是不服喪脫喪卽吉可也

禮儀魚李瞻曰納妃雖以宗社大計不得已爲之短喪有何不得已而

強爲之乎条下甚明不見用

乙亥春大臣賓廳啟和義君瓔 世宗一王子 與崔承孫金玉謙宴射于錦

城瑜家又通于手原琳 世宗第七子 妾楚纖腰云云流瓔于外杖瑜告身

時惠嬪楊氏以保護 上躬出入宮中重被譴責瓔被謫

閏六月十一日 上傳位于 世祖移御昌德宮 世祖御景福宮卽位于

勤政殿尊 上王爲恭懿溫文太上王宋氏爲懿德王大妃寄錄曰魯山令

崔宣曰白傳于右相韓確等曰令將以大位傳與領議政確等驚惶啟
曰令欲相悉摠中外事復傳以何大任乎魯山曰今計定不可改也確等
合辭固請 世祖亦涕泣辭少選更出宣傳令尚瑞官將大寶入諸臣相顧
失色魯山出慶會樓下召 世祖 世祖趨入魯山手執寶授 世祖辭不
獲俯伏魯山命扶出令副學金禮蒙製即位教曰主上嗣服以來國家
多難以寡人先王母弟遂付以大位予讓不獲宗親大臣咸謂義不可辭
乃勉循羣情 秋江冷語曰金自仁年十二見大不悅之曰此事當如火焰
云 上之遜壽康宮也昏夜亢火鍾樓左右行廊皆哭止之不得 鄭麟趾
等請出 上王居于錦城大君家從之三軍領撫軍十三人把門直宿
初光廟即靖亂李澄玉為咸吉節度使 上密遣朴好問輕騎疾代

名澄玉還朝澄玉曰今無故遣我必有由也擊殺之部勒軍馬欲南向
京師乃曰我之威信素著今當渡江便為大金皇帝足矣移書野人將
定都于五國城刻期將越江到渡鍾城日暮據椅假寐其子伏椅底
忽告曰夢大人腦血流下椅脚言未畢判官鄭種享死士突入秉其睡
而斫之落右臂澄玉赤身飛出左手所擊殺十百人遂死於亂箭中
時年二十四種錄勳
李澄玉梁山人武勇絶人其母謂二子吾欲見生豕二子即辭去時澄
石年十八澄玉年十四石是日射得一豕而歸玉累日後徒手而歸母
曰人常言汝兄不及汝而汝兄即搏豕汝虛還何也玉跪曰試出門
覘之見一大豕卧門外盱睢脅息盖玉欲令母見其生跡逐之日夜

追逐使氣盡而驅来也玉善射猛虎每射張目比之虎輒合眼低
首一箭而倒嘗往還金海倅倅謝不見帰路見少婦哭曰夫爲虎
嚼方在篁竹中玉擦臂而入抱虎而出剖其腹盡出其人之肉令
婦累之剥其皮遺其婦使語倅倅大驚使人謝請還玉不顧而去
玉年十八爲江界府使金宗瑞之退也薦而代之　世宗遂用爲世道節
度使、玉遂六鎮蓄胡隸手下各爲隊如會寧胡盡白衣白馬鍾
城胡青衣青馬數年盡爲精鋭胡、蓄、畏之愛之之　陞石後佐
光廟討施愛之難
丙子夏（光廟二年）六臣等謀復　上王事覺并誅粹倍冷話合録曰朴彭年
成三問俞應孚河緯地李塏柳誠源及三問父勝　上王舅權自慎

菁與金礩謀復 上王時天使來 先廟以某日請宴使臣三問彭年謀
以其日使應孚爲雲劍當宴亂事應孚曰上與世子應孚當之餘則
君菁當之謀已定韓明澮啟宮窄且炎停世子入侍雲劍亦令勿入勝
應孚欲擧殺明澮菁彭年三問止之曰不如伺他日上與世子同處而
擧之應孚曰世子雖不來當身及羽翼皆在此若盡誅之以 上王令
遣一武士于世子宮草索足以傳來矣三問菁曰非萬全計也固止之金
礩恐事不成與其妻父鄭昌孫上變告曰三問言 上王開昌德宮北
墻往來瑜旧家此是明澮菁獻策也臣曰何也三問曰不過晝 上王於
隘地令一二力士踰墻而圖不軌耳又曰 上王及世子皆幼萬一爭立
則輔 上王者正也云云寅實錄曰 上遣承旨尹自雲往告魯山成三問

心悸恐懟造言曰 上王往來瑜家又有陰為不測之事欲仍盡殺大臣
令方鞫之 上王饋予壺酒野言曰 先廟出御便殿三問以承旨入侍令
武士捽下以金礩言詰之三問笑曰皆是也顧謂礩曰汝言猶回互
不直我等意直如是耳 先廟曰何為叛我三問抗聲曰進賜盜取人
國三問為人臣不忍見君父之見廢故耳問其黨曰彭年等及吾父耳
更問曰復誰對曰吾父尚不諱況他乎時申叔舟在傍三問叱曰昔與
汝在集賢時 英廟抱元孫步庭中曰予萬歲後汝念此兒言猶在耳
汝忘之耶不圖汝惡之至此也 先廟令叔舟避之 姜希顔辭連 先廟
問三問對曰希顔實不知矣希顔賢士留為他日用希顔以此得免
成三問施烙刑顔色不變終不屈俞應孚灼鐵置腹終不服河緯地

日既加逆名當誅復何問 光廟怒弛不施炮刑朴彭年稱上日進賜
光廟令擬其口李塏嚴令之下色不變權威不敢奪其志柳誠源初三問
鞫時在錐閘之還家上祠堂自刎俄而吏來磔屍 初 光廟之受禪也
成勝以都摠管入直送奴政院數問之三問不答久之起如廁仰天太息
日事畢矣奴以此白于勝〻趣馬歸家奴亦物視之迸淚如泉即臥一室家
人亦不得見惟三問來則辟左右密語而已至是被誅 象村稿曰皇明於
建文死節之臣景芳秉用之人卒皆追雪褒贈人傳家誦載之文字
直書事跡以爲勸而戒國則戊寅之變癸酉乙亥之變卒皆秘不敢言
今過二百年愈往愈深如安平金宗瑞皇甫仁之誣死成三問朴彭年
等之大節皆暗昧不傳然芳臭雜混天理孔昭雖無文字之載係世

同人口有未可掩者金宗瑞之忠大矣身不亡則國不革三問之志則悲矣

其知不可為而為之矣我朝以士林名者多不得保其性命培養於 英

廟朝者見節於魯山革除之際培養於 成廟朝者盡為燕山時所

斬伐其餘己卯乙巳之禍儒宗臣卿莫不被殲矣

南秋江所著六臣傳畧抄

朴彭年字仁叟 世宗朝登科乙亥 光廟受禪彭年臨慶會樓池

欲自殞三問止之曰尚有 上王我輩不死猶且後圖之而不成事未晚也

彭年遂與三問潛謀無何出為忠清觀察啟事於朝不稱臣但書某

官某朝廷不知也翌年入為刑參與三問及三問父勝武人俞應孚及宦

河緯地李塏柳誠源金礩 上王之舅權自慎等謀復 上王天使來

光廟欲與世子請使設宴於昌德宮彭年等以勝及應孚為雲劒當宴
舉事閉城門除羽翼謀已定適於其日命罷雲劒世子亦不來應孚猶欲
舉事彭年三問止之曰若舉事於此而世子從景福宮動兵則成敗未可
知也不如俟他日應孚曰事甚神速今世子雖不來羽翼皆在此若盡誅之
奉 上王號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彭年三問曰非萬全計也遂止金礩知事
不成馳去與其妻父鄭昌孫謀上變告收彭年等鞫服 上愛其才密令
人語曰汝能歸我而諱初謀則得生彭年笑而不答稱 上必進賜 上令
鞫之曰汝既臣我今雖不稱臣無益也對曰我是 上王臣豈為進賜
臣也曾為忠監伏櫝未嘗稱臣校其啟目果無一臣字以小學律身
文章沖澹筆法摹鍾王云 右秋江所著傳 野言曰公號醉琴軒忠孝出天嘗

作歌曰金生麗水라흔들물마다金이나며玉出昆岡이라흔들뫼

마다玉이나며女必從夫라흔들님마다조츨소냐 先廟爲欽議政

宴府中公有詩曰廟堂深處動京絃萬事如今總不知柳絮東風

吹細細花明春日正遲遲 先王大業抽金櫝 聖主洪恩倒玉卮不樂

何爲長不樂賡歌醉飽太平時 先廟嘗出員懸板先生與弟大年

子憲皆死妻爲官婢守節憲臨刑欽謂曰世以我輩爲亂臣我

輩非若癸酉人焉遺集曰子詢之婦方娠倘生子則殺之朴之婢亦

有娠言于婦曰主或生男當以婢生代之及產生男婢亦以子之名曰

朴婢後自首特宥之改曰壹珊同知朴忠後卽其後也 朴崇章卑所

記曰先生玄孫繼昌始編用爲奉奉繼昌嘗於先生諱辰夢大人

來上社堂閒貴而即供六位以能 恥齋日記曰先生有忠孝大節
當天順皇帝也將不處臣寢閣鴛還乃復寢戊寅記閣以此爲河
律地事或之兩公皆爲之 鄭寒岡曰士夫家有勲封君例不遷今先
生豈特封君者哉倘以永世不遷故以爲定式云 肅宗朝贈謚文忠
成三問字謹甫 世宗朝登第重試魁癸酉 光廟誅金宗瑞等並
賜集賢諸臣靖亂功號三問恥之諸功臣輪設宴三問獨不設乙亥
光廟受禪三問以禮房承旨抱國璽慟哭 光廟方俯伏謙讓仰首
諦視之丙子與其父勝及彭年等謀復 上王三問曰申叔舟吾所善
罪重不可不誅使武士各主所殺刑郎尹鈴孫主申叔舟會其日罷釼
雲中止 鈴孫不知之方叔舟就便房沐髮鈴孫按釼而前三問目止

之反事覺被收 光廟執鞫曰何爲叛我三問抗毅曰欲復故主耳何謂叛耶進賜乎曰動引周公周公亦有是否 光廟頓足曰受禪之初曷不沮之今反背我乎曰勢不能也徒死無益故忍而至此欲圖復效耳 光廟曰汝不食我祿乎食祿而背反復人也名爲復 上王寔欲自爲耳三問曰 上王在進賜何以臣我乎且不食進賜祿耳如不信籍我家計之 光廟怒甚令武士灼鐵穿其脚斷其臂而顏色不變徐曰進賜之刑慘矣三問載車出門顧左右曰若等佐賢主致太平三問歸見故主於地下既死籍其家乙亥以後祿別置一室書曰某年某月祿寢房惟一草薦而已有子五人長曰元妻爲官婢全節之 右秋江所著傳

公臨車載有詩曰擊鼓催人命回頭日欲斜黃泉無一店今夜宿

誰家其女兒年五六歲隨車哭號公曰我男必死女也必生其奴泣而進酒公俯而飲之有詩曰食人之食衣人衣所性平生莫有違一死固知是義在顯陵松柏鬱依依 本傳曰公號梅竹堂生於洪州魯隱洞外家始生時空中有問生乎者三故名焉 嘗赴燕人有詩題白鷺圖公走呼曰雪作衣裳玉作趾窺魚蘆渚幾多時出圖示之乃水墨圖也是歲曰偶然飛過山陰野誤落羲之洗硯池嘗題夷齊之廟曰當年叩馬敢言非大義堂堂日月輝草木亦霑周雨露愧君猶食首陽薇華人見之知其為忠節人也 先是 世宗時華使倪謙與三問唱和相得後天使張寧來聞三問死欷曰吾師倪侍講常言東國無如成謹甫者今聞以非命死爾國事可知也 仍作祿謙傳示之 重試

對策居魁優等八人親試御製八駿圖任製各體李樗軒石亭製
箋天佑作之君聖人膺千齡之運地用莫如馬神物效一時之能為題謹
甫見而絕曰以馬對君無乃不可樗軒舍之而製時謹甫掠其聯箋為
占一頭樗軒曰此勝不屈於人久矣謹甫曰我無屈不屈人之勝時傳為
美談 公神主奉安魯隱洞家尤庵集曰南宅夏萼書之弟長嚴義
誠於仁王山崩山崖得三箇神主其一成先生也其二即先生外孫贊務朴
壕夫婦也聞先生之舊宅尚在洪州魯隱洞今姑奉安于此余嘗聞
保嚴與道矣今先生神主又得損於此嚴義誠而權奉于先生彌甥嚴
生之堂皆甯越籍也亦可異焉聞丙子禍作先生夫人金氏自寫其神主
抱負於奴婢處而祭之及歿而其主婦於奇贊家奇贊亦後嗣并埋

云是津地有一墓長松生其傍至今指謂成公一枝循示至縣因埋于此

云　肅宗朝贈謚忠烈

李愷字清甫一字伯高牧隱曾孫種善之子也生而能文有祖父風度年
登科其丙子謀就鞫方彭年三問灼刑愷徐曰此何等刑也為人瘦弱嚴
刑之下顔色不變人皆壯之 古秋江所著傳 公臨車載有詩曰禹鼎重時生亦大鴻
毛輕處死還榮明發不寐出門去顯陵松柏夢中青 野史曰清甫其
謹甫從翁受兪讀書津觀寺之紙燈聯句從翁云提携憐不久朝日在
扶桑謹甫云狂風吹不滅清甫云微月照愈光是尾金玉碎之兆歟
東閣雜記曰愷之叔父季甸出入 光廟邸甚密愷戒之反是 光廟白別
閣愷有此言心以為不肖果二心而然也 配享韓山文獻院 肅廟朝

謚義烈

河緯地字天章 世宗科壯元過闕必下馬雖兩僚未嘗避路及魯山嗣位八公子強盛朴彭年嘗借簑衣於緯地以詩答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簑衣應有意五湖烟月好相尋善傷時世及誅金宗瑞 光廟為首相盡賣朝衣以前司諫退居善山 光廟白 上以左司諫召之辭不就任乙亥 光廟受禪請致勤至緯地就召拜禮參恥食祿自乙亥以後別貯一室而不食之丙子灼刑三問等次及緯地曰既加逆名嚴罪應誅夫何問 上怒独不施灼刑與三問等同日死右秋江所著傳 本傳曰公号丹溪居迎鳳里人謂迎鳳先生 世宗培養人才至 文廟時方盛一時人物推緯地為首 野史曰 光廟愛其才

啓諭曰汝若諱初謀可免公冷笑之 戊寅記聞曰英皇陷虜公曰天子蒙塵天下所共憤海外陪臣豈可恬然每處外廊不入寢室志行如此忠義可知 癸酉歷代兵要成 先廟以總裁官請加階臣資如成謹甫柳太初皆受資公力辭大抵以爲主少國疑宗室不當以留貴寵絡朝臣 先廟以左司諫召之辭疏曰近日之變簡策所罕或受遺輔主或叔父懿親同宜休戚而不道之甚乃至於此云云 公子長曰琥次曰珀琭坐將死珀年十五懇於都事願訣老母而死入內拜母跪辭曰父既以國法死兒何獨生雖無朝令國當下從但有妹未笄役爲賊隷是失節也遂出就死人皆欲緯地有子矣 肅宗朝贈諡忠節

柳誠源字太初 世宗朝科癸酉百官上請稟 先廟比周公令集賢

赴草諸學士皆言去獨誠源在焉迫脅衆進慟哭及魯山爲
上王授司藝丙子事發拿三問等誠源時在舘有諸生以三問事告
之卽還家與妻酌酒訣上祠堂久不下注視之不脫冠帶拔佩刀自刎
救之無及俄而吏來出尸磔之右秋江所著傳 筆苑記曰集賢殿南柳枝
己巳庚午間白鵲來巢癸酉柳盡枯或戲公曰禍必自柳始公敗集
賢尋罷其言果驗矣 筆苑雜記曰 世宗朝時宋史未到集賢諸
公論宋人論王安石合在奸臣傳或曰安石文章節義多有可稱其
心在於憂國愛民只性迂闊執拗合在列傳公力主其議宋史未果
在列傳公喜曰益齋讀資治作詩云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
綱目朱子黜武尊唐益齋歎自負其雖不敢比益齋當受諸君

陪幡　肅宗朝贈謚節義

俞應孚武人也丙子事發事至拿致　上曰汝欲何爲對曰當宴日欲以

一尺劍廢足下復故主不幸爲奸人所發足下速殺我　光廟罵曰汝托名

復　上王寔欲圖社稷耳令武士剝膚而問情不服顧謂三問等曰人謂

書生不足謀果然曩者吾欲試劍汝輩止之曰非萬全以致今日汝等

無謀何異畜生白　上曰如欲問情外事問彼豎儒即閉口不言　光

廟怒甚令灼鐵亂臆上油火并煎顏色不變徐待鐵冷取鐵投地曰更

灼來終不服死應孚性至孝家無擔石而養母之具未嘗不足爲苫

席遮戶身爲將宰清儉如是有時絶粮妻子怨悪死之日哭請路

人曰生無所庇死得大禍云初擧事時衆中舊拳曰誅權擥韓明

淪此一拳足矣何用大釰為咸吉節制度有詩曰將軍特節鎮夷邊

紫塞無塵士卒眠駿馬五千嘶柳下良鷹三百坐樓前可見其氣

像之無子有二女 右秋江所著傳 肅廟贈諡忠武

六臣傳序曰太史公曰君子之毀三東六伯夷採薇周德不墜嚴光

釣魚漢功無損嗚呼使六臣寄丹心於金石偕白首於江湖則上

王之壽可延 光廟之治益隆不幸中心所激遂陷焦原哀哉敬作辭

曰厲風初霽霰竅殺為塞霜雪皎皎松獨也翠有臣之首愛君而白

有頭可截節不可屈他人之粟寧餓死不食孤竹清風栗桑明月土中有

冕冤血可掬 西崖集曰秋江六臣傳以傳聞記之未免謬誤如何奈判

一節尤誤余得見魯山日記 世宗命集賢儒臣纂歷代兵要 魯山

癸酉春其書成 光廟請加儒臣資公力辭因下鄉其十月 光廟靖亂
名公〻上書辭而今秋江記公癸酉十月盡賣朝衣退居又曰 光廟受禅
就名拜禮叅其志似矣而失實其就甚無義蓋公上疏後未幾還朝是
時魯山尚未遜位也
東鶴寺招魂記曰工議李徽(李塏妹夫)聞事覺詣政院告曰臣即欲啓未
得其策不敢即啓云於是李塏朴彭年成三問河緯地柳誠源朴
仲林(彭年父)大年耆年永年引年(皆彭年弟)權自慎(魯山舅)金趾文成勝(三問父)
三顧三省三聘(皆三問弟)俞應孚朴靖宋石同崔得池尹鈴孫沈慎李
禎祥李智永李祐基權署崔斯文鄭冠奉如諧金湛金善之李
昱張貴南李末生李午沈上佐黄善宝趙清老金九知李徽依律

論許慥(李塏妹夫)自刎死 魯陵誌曰監察鄭保圃隱孫也與朴成
友善其庶妹為明澮妾六臣獄起保往訪問相國何往妹曰鞫罪人
在闕保揮手曰令公若殺此人當為万世罪人即拂衣去韓啟鞫保曰
常以朴成為正人故有是言 光廟命轘之問左右此何許人曰鄭夢周
孫 光廟止之曰忠臣之後減死流配後有司乃以逆律破瀦焉 肅廟
朝 端宗復位號後復保官 李樸軒石亭墓碑曰公聞六臣
死詩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有哀榮異寧為冷熱容人有
請治 上曰詞人之詠物何必深究 魯陵誌曰露梁南崖有五塚各樹
小石曰某氏之墓世傳有僧收六臣之屍負而瘞之僧是梅月堂而
但無其一云 仁廟章陵靭時除道宦不知而圯夷之 孝宗庚寅

朴彭年孫崇古復封墓而竪石河天章墓在善山其夫人同原西路
梁只有三墳豈以河公悵契而然耶　東閣雜記曰　仁廟朝韓濩啓
曰世祖嘗教曰朴彭年等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爲此微言以曉子
孫　石潭日記曰　宣廟朝朴啓賢論成三問之忠曰六臣傳是南
孝溫所著叙　上取覧　上乃覩之驚憤將悉焚之領相洪暹極言其
忠辭甚懇切侍臣有墮淚者　上感而止昔金宗直啓于　成廟曰
成三問是忠臣也　成廟變色宗直徐曰脫有變故臣當爲三問
成廟色定惜乎無以此言於　上前者也　眉叟撰六臣疑塚碑曰
六臣塚在西湖露梁下紅崖世傳古時僇人於此云皆刻石曰朴氏
兪氏李氏成氏之墓蓋朴氏墓最在南次北曰兪氏墓又次北曰

李氏墓又次北曰成氏又有成氏之墓在其後十餘步自古以爲成氏父子之葬而在後者成勝墓云嗟呼六臣之死不知其收葬者爲誰刻石表其葬者又爲誰盖沒其跡後世莫知也必有賓客募義効負葬之刻石表其處故匿其名爲某氏如婦人之表而嶺南有一善府有河氏墓獨柳氏無葬處其傳曰自到死之追而屍磔之云然則施刑先後不同磔死人其地又不同其收葬處異所或不幸而終無葬所嗟呼不可知也湖西洪州有成氏葬忠州有朴氏葬成氏有外子孫相傳所謂成氏墓葬其一體云朴氏墓亦如此未可知也朴氏有六世孫今翊贊崇古封其墓表其處屬余俱記其說信散不沒於後世嗟呼亦仁也銘曰忠臣之埋志士之悲眠俗之傳百代

之疑西之人深目而難得其案者伊誰 上之三年辛卯仲夏日長至
許穆著 孝廟朝趙絅疏請六臣旌閭八年贊善宋浚吉請立祠
賜額 肅廟朝江華留守李選疏陳魯陵六臣及皇甫仁金宗
端之寃曰 聖祖雖當危疑不得不除而當時下教曰三問等今世
之亂臣後世之忠臣記昔儒臣宋浚吉陳三問事于 先王先王曰
三問乃方孝孺之類也爰滌諸臣罪名其不在於 聖明之繼述乎
答曰士林尊墓不必禁以此外有難別施恩典也後 端宗復位後肅
越六臣祠賜額 肅廟朝 世祖癸酉諸臣復官議大臣李濡僉
議丙子諸臣太甚於永樂之方鐵而 聖祖教曰三問等今世亂臣後
世忠臣此而尚然況於癸酉諸臣乎且聞公州東鶴寺 光廟所嘗

臨幸而世傳伊時寺僧設齋以爲寃死寃所謂招寃記尚在而
皆錄癸酉諸臣之名云國家威刑甫定徧達宣不敢私設齋招寃
死者如有知也諸臣者已識 聖祖惻怛之仁矣自崩莊陵之復其
深望乎聖世者當復如何 先廟訓 肅宗有曰予當此而汝當
奉汝若拘吾迹不知變通之則圓鑿而方枘也 聖上深惟大義已
舉莫大之典則餘無可拘彼六臣者既復官賜祭何獨於癸酉諸
臣不遵拘吾跡不變通之遺戒乎 英宗丙寅命復金宗瑞皇甫仁
鄭苯官爵又命安平大君復官并賜謚又贈嚴興道亞卿 六臣
祠額彰節成公忠烈朴文忠李忠簡河忠節柳忠景俱贈吏判
俞忠穆贈兵判露梁墓立書院賜額愍節恢懷連山皆有祠愍

節祠碑文曰五塚標以俞朴李成姓氏又有一成氏此則成公之父勝
云河公墓在善山柳公墓不知所在盖稱作有僧負瘞之或云梅月
堂云事多難辨河柳之墳亦安知不混於此耶
任國楨丙辰丁巳係曰許詡不係丙子而抗節相符故秋江六臣傳其
為七世詡之子脩撲慥以愷妹夫被禍丙子 許詡傳詡領相稠之子也
家世忠孝 文宗昇遐與金宗瑞等受顧命輔幼主爲左參贊 光廟
在首陽邸赴京詡曰主少國疑公子去將安之 光廟心韙其言 癸酉皇
甫仁金宗瑞等皆死羣臣入賀詡以有前言得無死召入與宴 鄭麟
趾韓確等附掌喧笑詡愀然不食肉 光廟問其故 托以齋日而已
俞梟仁宗瑞等詡曰此人胡大罪 光廟曰汝不食肉意在此 對曰

朕朝廷元老同日死諷生亦足矣忍食肉乎因流涕 光廟怒甚猶惜其才不致之死李季甸力勸誦諷於外竟縊殺之初諷之拜承宣也稠有憂色曰天道滿招損稠无功德位極人臣子又承宣許之禍无日矣諷死而許内皆禁錮其言驗矣

丙子夏六月二十八日降封 上王爲魯山君安置于寧越錦城大君瑜安置于順興 金石一班曰六月二十一日百姓金正水告于尹士昀之判敦寧宋玹壽判官權完謀進士句以啟下玹壽完于禁府仍下教曰前日成三問言 上王預其謀百官合辭 上王得罪宗社不宜居京予不允到今煽亂繼種茲從群議降封爲魯山君俾出居寧越以保始終命中樞事魚得海率軍五十名護送国史曰魯山啓寧越 上命宦官

安瑺餞于華陽亭魯山謂瑺曰成三問之謀吾知之而不啟是吾罪也
世祖案録曰丁丑六月降封魯山君發向寧越大妃降爲夫人命營室于
東門外以居焉 顯德王后遷陵誌曰丙子五月遜于外降封君国朝
譜牒曰乙亥降封君嶺南野言曰魯山以 上王居別宮成三問之謀既
敗鄭麟趾等疏不宜享 上王位號請早圖以防後患云海東野言
曰三問等誅遷 上王于寧越云論思録曰丙子三問事發遷 上王于寧
越云魯陵誌曰按国史出 上王居錦城家及降封君安置寧越俱係
丁丑年昭陵遷葬誌以爲丙子三問等被誅魯山降封君遜于外其
下有明年丁丑之語則降封遜外實在丙子野史皆派誣也国史所載魯
山語安瑺云云者所以成魯山之罪而遂爲三問死後遷越之証且取春

三月子規詩㪽之則寧越之遷已在丁丑春前然則居于錦城家遷于寧越并為丙子事無疑矣寔錄則右兩段俱係丁丑陰崖記曰此時狐鼠輩奸媚之筆也寔錄亦不可盡信也　魯陵誌曰禁都名失其侍置上王于寧越清泠浦夜坐曲灘哀而作歌後萬曆丁巳金龍溪止男到錦江聞女娘哀歌蓋其時都事所作也俚語雜傳用其意作短詞曰千里遠〻道美人別離秋此心無所著下馬臨川流川流亦如我嗚咽去不休其都事歌曰천만리머나먼길의고은님여희옵고니마음둘듸업셔냇가에안지시니져물도내안갓도다울어밤길녜놋다

丙子錄曰　上王移寓客舍東軒每登觀風樓竹樓夜使人吹笛又詠短句曰月白夜蜀魄啾（一作月欲低蜀魄啼）含悲情（一作相思憶）倚樓頭爾啼悲我聞

苦一作甭敲苦我聞哀無甭敲無我愁寄語世上苦勞人慎莫登春三月子規樓

一作子規啼月明樓國人聞之無不流涕又詩曰一自寃禽出帝宮孤形隻影碧山中暇眠夜夜眠無暇啼聲恨年年恨不窮聲斷曉岑殘月白血流春谷落花紅天聾尚未聞哀訴胡乃愁人耳獨聰每於清晨出坐大廳着袞龍袍據榻而坐見者無不起敬時境內旱焚香自禱天雨輒注

時寧陽尉鄭悰竄賜死公主即文宗女也沒為順天官婢府使呂自新將以官婢之役使揁公主直入大廳設交椅而坐曰我王女雖定配所令皇敢役乎竟不得使揁之

丁丑冬十月錦城大君瑜順興府使李甫欽謀復魯山事覺而死丙子姪曰錦城與甫欽潛結南中士將發順興兵以迎魯山甫欽草檄

檄文只傳一句挾天子以令諸侯疇敢不從討亂賊以安宗社是吾所願也官奴竊其檄上京豐基郡守逐之奪其檄先上變遂得大功甫欽被收死野史曰甫欽馳至徙上變初以自首免一死竟坐草檄被誅丙子錄又曰錦城繫安東獄一日裸衣挺出不知所之驚悍大膂有頃錦城自外至誤矣自若曰我避汝等不得追矣然衆人死不如一人死也整衣冠據胡床坐金吾郎曰可拜殿牌使西向拜錦城曰吾君在寧越遂北向痛哭四拜飲藥未絶縊而卒衆莫不憐之南中義士多死是獄竹溪之水盡赤云　英宗丁丑錦城九世孫震秀上言訟冤命復錦城爵贈李甫欽吏判

漢南君玹永豊君瑔 皆世宗子 幷安置朱玹壽後　東鶴寺招魂祀宋

玹壽權完崔沔李方禎朴閏金得誠李祥孫金貴金印手柳伐尹奇
金得祥吉由善崔燦曹熙徐盛金謙許遂洪九成洪玉峰崔永孫
崔自濂陳有蕃趙由禮睦孝智成文治李閏禮李敬申之孟之
仲之謹內官嚴自治 是年太白晝見流星出紫微帝座光芒
爛然燭地有赦
是年十月二十四日酉時 上王遇害 世祖實錄曰左贊成申叔舟
獨啓曰去年李瑜等以魯山爲君而有亂今瑜亦欲挾魯山倡亂魯
山不可安居也領相鄭麟趾左相鄭昌孫吏判韓明澮與叔舟啓
曰魯山爲叛逆所主不可安居傳曰廢爲庶人可也麟趾等又啓
上命瑜賜死麟趾等更啓魯山聞之自縊而死以禮葬之 海東

野言曰時朝臣請處魯山以絶民望史臣記曰魯山聞而自縊丙子
仔曰丁丑十月禽賜死禁都王邦衍奉藥到寧越躕躇不敢入羅
將以時刻遲誤頓首都事不得已伏於庭中魯山具翼善冠袞龍
袍出御堂中問所以來都事不答魯山坐椅不動謂監刑官曰予無
受旨處予不可不庭汝可來殺、我監刑官俯伏不敢仰視有貢生常
侍者自請以一條弓弦從窓隙繫頸而絶時春秋十七歲貢生行
未出門九竅流血而斃侍女從人爭投東江浮尸滿江是日雷雨大
作烈風拔木黑霧彌空徑夜不散　越郡諺傳曰　上王嘗御客
舍村氓輒來拜謁及遇害之夕一村氓以事入官路遇　上王乘白馬
騰揚上東谷去氓伏謁道傍問將向何處　上王欽謂曰吾將遊太

白矣祇拜送入官則 上王已遇害矣 嶺南野言曰戶長嚴興道哭泣備棺翌日章吏民瘞于郡北五里冬乙旨之嚴之族屬懼禍爭止之嚴曰為善被害吾所甘心其後子孫多富貴云 松窩雜記曰魯山殂棺斂不具只藁草為殯一日有年少僧來哭自言有家恤之分連留數日一夕負屍而逃或云焚之山谷或云投之江中今之塚墓乃虛葬也二說不同以佔畢文觀之投江之說无疑然則僧乃胡僧猶踵之類而為奸臣若所指揮者乎長天地久恨何其極 逐睡篇曰魯山遇害命沈于江玉體泛洄泆而復還十指纖纖如玉浮于水面詣吏家失其名恭惜初為毋說乃潛收玉體而殮之未幾又有昭陵之變命掘而沈之使臣不忍掘佯若掘去而還掩去 隱峯

日録曰當初不諱之日郡吏嚴興道臨哭具棺恐有異論即瘞
于此云或云忠義輩潜拔法物移瘞是浪傳也吏之魯山甫錦城
敗自盡此皆當時狐鼠輩筆也嗚呼當時敗君規利置其君
於淫禍然後快心〻者其視之嚴君為何如哉
寧越倅連七人暴死朴忠元以死罪黜為倅祭文曰宗室之冑
幼冲之辟適丁否運遜于荒僻一片青山萬古冤魄庶幾降臨式
歆芬苾自後無〻有此患

林白湖悌作愁城誌曰哀〻苦〻不忍言者齊王客於松栢義
帝死於江中移国亦足且一死那忍忠臣之淚不盡烈士之恨有既
又作元子虛夢遊記曰元子虛者慷慨士也仲秋之夕倚榻而睡

身忽輕挙至江岸時夜将半月色如畫蘆葉楓林愀然挙目
如有千載不平之氣乃吟一絶之恨入江波咽不流荻花楓葉冷颼々
分明認是長沙岸月白精靈何處遊徘徊歔欷忽聞節音蘆
花深處内出一箇好男児幅巾野服凜々有首陽之風来揖于
前日子虚来何遅吾王奉邀乃肩随而行有亭臨江一人憑檻而
坐衣冠如王者有五人侍側像貌堂々神釆揚々胷蔵叩馬蹈海
之志膓蘊擎天捧日之忠真可謂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也
子虚跪於末席子虚之上則幅巾者也相與論古今興亡幅巾
者歔欷而言曰堯舜湯武萬古之罪人也狐媚取禅者藉焉
以臣伐君者名焉王乃正色曰是何言也有四君之聖處四君

之時則可無四君之聖非四君之時則不可乃持盃哽咽飮謂六人曰盍亦言志以叙幽寃乎王乃歌曰江流咽〻兮無有窮我恨長兮與之同生爲千乘兮死作孤寃新乃僞主兮方帝乃陽尊故國故人民盡輸楚之籍六七臣同寃兮庶有托彼皎月色使我心愁悲歌一曲天地悠〻歌罷五人各詠一絶第一坐者朴彭年吟曰深恨才非可托孤國移居屛更損軀如今俯仰慚天地悔不當時早自圖第二坐者成三問吟曰受命先朝荷寵隆臨危肯惜損微躬可憐事去名猶烈取義成仁父子同第三坐者李塏吟曰壯節寧爲爵祿淫金章猶抱采薇心殘軀一死何須說痛哭當年帝在郴第四坐者河緯地吟曰微臣翊有臆輸菌那忍偸生見喪淪

将死一詩言也善何能慚愧二人心慕五坐者柳誠源吟曰哀哀當
日意何如死再寧論身後譽最是千秋難洗恥集賢草賞功書
幅巾者乃南孝温秋江長吟曰舉目山河異昔時新亭共作楚囚悲
心驚魚腐肝膽裂憤切忠邪淚滾垂栗里清風元亮老首陽寒
月伯夷饑一篇野史堪傳後千載應為善惡師吟訖屬子虛子
虛乃悲吟曰往事憑誰問空山土一丘恨深精衛死魂斷杜鵑愁
故国何時返江楼此日遊悲凉歌數闋殘月荻花秋吟罷滿座
愀然泣下无何突入一介偉士面如重棗眼若曙星文山之義仲子之
清威風凜凜謁於王前歔謂五人曰噫腐儒不足與成大事也乃
拔劍悲歌曰風蕭蕭兮木落波寒撫劍長嘯兮星斗摘乎生

全忠孝死作毅魂於懷何似一輪江月嗟不可處始方齋儒何貴
敵夫閨月里雲愁雨泣風噫疾雷一聲皆倏然而散子虛亦驚
悟乃一夢 南趎燭影賦曰天理人倫一時并夷地下寃鬼哭人間
公倫朋席人庚纘弘詩曰行人莫唱子規詞此曲當年未盡悲
惟有六臣長夜淚魯陵松栢灑灑無枝賤女李瑗詩曰一片青山
葬我君哀詞吟軒魯陵雲妾身亦是王孫女此地鵑聲不忍聞
思齋摭言曰 世宗朝以廣平大君璵為昔順公芳蕃後錦城大
君瑜為昭悼公芳碩後立廟奉祀當時無異議今 上丙子款之
府主後奉祀衆議紛然竟未行己亥李若水請立燕山魯山後
以奉其祀拿獄竟罷職亦可觀 世變矣 中宗丙子遣承旨申鏛

祭魯山墓鍴還奚墓在郡西五里路傍高僅二尺義墓傍列兩
邑人傳稱君王墓至今哀痛祭之吉凶禍福皆敢祈禱婦孺傳說
分明而為鄭偉趾奸賊輩所誤致令我君不終云 宣廟朝江伯鄭
澈疏請封墓立碑遣丞旨李海壽致祭 光海時以禮判李廷
龜啟每寒食及忌日遣官致祭定守塚人夫人墓依此例 閑
居漫錄曰肅廟戊午尹鑴主魯山復位之論縉紳閭巷莫不為
快許公積謂以為難金公錫胄聞之許曰非為不可但東西分黨
後其人敗則必并其事不之此論出於尹希仲他日西人復秉政希
仲必受禍若其此事而蹙沒則其傷國體何傷也是故吾是其
論而不為力贊者以此耳許穆記言曰希仲常大言魯山事尹

舜舉嘗作魯陵誌希仲言於玉堂精寫以進亦請於 上特祭
魯陵欲復位張本也又致書於我欲上劄我以不可復書曰當時六
臣事固是非之所不到頃年作成三間廟於湖西僅以為不可立廟
况此事何事也復貞陵事與此事體一也先王之教置 太宗於
何地者此也希仲又書責我〻不答作上疏以待下詢曰此臣子之
所不敢言者也鎬嘗貽書勸臣〻答以大不可之意萬一事得施行
臣未知懈德之所歸也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故春秋諱魯先君
之過今鎬欲正先王之事非孔子之教也 肅廟戊寅前縣監申奎
請復位疏略曰時移事往丘壠已平蓬科蕪沒狐兔躑躅春風
杜宇長入騷人之涙寒食麥飯空吞野老之歎天荒地老哀恨雖

矣云云僉百官會議領相柳尚運議 中廟時有立後議相臣鄭光弼以爲不可輕議云立後猶如此況追復位號乎左相尹趾善議曰山之疑蓋六臣事 聖上旣褒其忠則故主不可復存嫌礙右相李世白議崇奉之議宜無異同領府事尹趾完議闕典有待克完得作判府事崔錫鼎議追復雖不敢議自官建祠四時行祭左參贊尹拯議非常之舉宜在 聖斷領府事南九萬議 光廟靖亂雖曰受禪實則革除後嗣王惟當爲親諱而已弘光之追上建文之諡莫比相類未幾身擒國滅向日尹鑴以此爲倩今何可從鑴說乎農岩曰南相献議非但持難而已全無惻怛意其狠愎不仁可以見矣 備忘記申奎之疏讀未畢而感懷自切於中無奈祖宗之靈悅豫於冥冥有相感之理耶其令禮官丞

崇傳似上魯山廟號 端宗府夫人宋氏謚定順 祔廟後御製詩曰

興言疇昔事感淚幾沾裳授受同堯舜聖神邁禹湯傳似追亂

日 世祖德彌光獲遂平生願歡喜我獨長 南九萬遺事云 端

宗復位公極陳其難安及入廟日曉有大風捲起 世祖室承塵

板董渴鎭定云 揔理使崔錫鼎啟曰往事乙丑設六臣祠於位

板所奉舊祠之南論以常規陵寢火燒內人臣院宇固不當存而

端宗以代遠直踰永寧殿無配享臣矣六臣異於他臣陪衛仙寢

幽明罔間仍存勿移似無不可矣 上曰杜甫詩一體君臣祭祀同

六臣祠宇仍存可也 嚴興道贈官配享六臣廟後因右〻李世白

所達移建六臣祠於祧廟內閑曠處 上又教曰君臣之義無所

逃於天地間其時貢生當論以逆律如有流傳姓名令本道啟聞
可也 艮齋漫錄 端宗追復位號柳相尚運為都提調以仗前
行謚冊已將柳相從後陪進上馬無端馬驚落傷不得陪進告
廟夕大風掀簸遮帳及祭床所鋪油芚皆破裂 世祖室前藻
井板子傾仄稍次明年又有莊陵 上崩頽事數百年寃鬱方伸
而有此變異天意難可測也
定順王后宋氏墓在於 端宗甥侄海平府院君鄭眉壽墓山
内郎楊州乾川面也 月汀漫筆曰魯山妃宋氏沒為官婢申叔舟
欲以功臣婢子受之至於上請 光廟不許未久命養鄭眉壽於宮
中云后生時願處東郊瞻望魯陵故自朝家營室于東門外号

英嬪貞洞兩后別搆草屋數間居焉素衣素食以終天年 端宗上仙後六十七年 中廟辛巳昇遐後事屬於鄭眉壽故 端宗及后兩位神主在鄭家世祭之至是 摠理使崔錫鼎啓曰今此鄭眉壽諸孫非封陵後入葬之比雖非血屬既托後事又托體魄於其山則恩義不可以有幽明有間今若封陵之故移遷杞之神道必有不安酌處似當 上曰仍存可也

端宗禪位後不仕人

金時習麗朝快軒金台鉉之後也字悅卿號梅月堂 生而贈執義離胞八月自能知書三歲後綴詩有磑麥吟曰無雨雷聲何處動黃雲片片四方分五歲屬文許相稠訪之曰以老

字作句應敎曰老木開花心不老 世宗名于代言司侖知中朴以昌賦
之曰童子之學白鶴舞青雲之末晴習曰聖主之德黃龍翻碧海
之中 傳曰予欲親見恐駭人聽待年長將大用卽賜帛五十疋使
自運去晴習各綴其端曳之而出由是敎振一国稱以神童
端宗遜位方讀書于三角山卽閉戶大哭盡焚其書佯狂陷溷
廁而逃之托跡緇門僧名雪岑又號清寒子東峯碧山清隱贅世
翁狂吟放浪世以狂僧目之或便旋道路不避稠視群童爭擲瓦
礫逐之其贓獲田宅任人而奪復忽南爭供對竟獲理官券成仰
天大笑裂而投之戲人侮俗如此諸比丘推爲神師合辭請受金篦
之刮岑曰諸大開法宴緇流坌集羅跪岑曰可牽一牛來衆莫

測所以牛繫庭下又曰將蒭來令置牛後大笑曰爾等敢聞法類是矣

緇衆赧然而退　鄭湖陰入中朝遇詩僧請見東國詩乃書自己佳作四律十首示之僧不許可鄭謂僧不解詩又書東峯四律二首示之僧即盥手焚香讀之曰此物外高蹈者作非君輩可及鄭吐舌謝之

梅月嘗手畫老少二像自贊之辭曰爾形至藐爾言大侗宜爾之棄之溝壑之中所著詩文散失李陰崖朴訥齋尹春年先後裒集行于世或云又多幻術驅役猛虎変酒成血吐氣作虹邀諭五百羅漢亦不可盡信云所著金鰲新話歷代年紀行于世眉叟清士傳曰既茶毗為之立浮屠有四方一千六百佗山地紀二百又有詩券陰崖公讀其文曰跡佛而儒行者也東峯親筆詩帖跋曰陰崖公稱其書

古淡字畫均適余嘗觀其書果然無一字放散一一心畫可見斯人者從詭乖絕俗然其心於文與書可見　徐四佳居正方趁朝辟人時習藍縷帶藁索戴蔽陽子犯前導仰首呼曰剛中安否居正笑應之駐軒有一朝士受侮見居正欲啟治之居正搖首曰今罪此人百世之下必累公名公能事金乖崖守溫以孟子見梁惠王爲論題試諸生一生見時習于三角山曰乖崖好劇此豈合論題時習笑曰非此老不出此題乃走筆成篇曰生爲自製試瞞此老守溫讀未終遽曰悅卿近在何山云其論以梁惠僭王而魏斯又篡逆孟子不當見云一日街上見領相鄭昌孫過市大呼曰彼漢宜休人皆危之絶交惟李溫安應世洪裕孫秀川副正韋數人終始不渝云居中

興寺最久每雨後作尺紙百餘端擇淵息處而坐或作詩或絶或
律或古風書紙放流值皓月獨坐詠離騷輒笑嗜酒醉則曰不
見我 英廟流涕悲甚入金鰲山作新話藏石室後世必有知岑者
云大抵述異寓意作也申叔舟聞其入京使主人勸酒醉後輿入其
家酒醒知見欺驚起啟去叔舟執其手曰悅卿何無一言而時習含
口絶裾而去自是益秘跡俗傳叔舟出太公子陵釣魚圖示之時習
作詩曰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魚鳥已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終使
夷齊餓採薇又曰桐江江上釣烟波生計蕭條一箇簑漢敍若充
星像動千秋空不累名加年四十七爲文祭祖父長髮娶安氏女爲
妻未幾妻沒復還山作頭陀形終于鴻山無量寺遺戒無燒葬權

厝寺側三年啟殯面如生以爲佛竟荼毗之

元昊號觀瀾以　文宗朝直提學　端宗初退居原州　端宗遜王位晨夕號泣瞻望昇遐即入寧越服方喪三年寢處土宇終制後還家坐必東向臥必東首以莊陵在東故也　光廟除戶曹累召不起從子判書孝然請見不許親知之仕於朝者多來絶不引接有一覲窓間共從微服往元初不覺出迎面之則覲窓也使揮手却走而入若將浼焉覲窓慚赧而歸　肅宗朝旌閭享耘谷院明谷集曰論者云悅卿今之伯夷六臣今之方諫烟村霽巷比六臣較高霽巷即公所居烟村崔直學德之也

音虔号　在家青衿徒步往來泮宮誦中庸大學　英廟朝

以布衣擢拜拜平歷參判大憲官至中樞錄清白古者婦女無蓋
頭公創新制以追鄉俗名曰羅兀 端宗初休官退居托以青盲
光廟潛邸時三訪持針擬刺試之公不目逃竟不起以此免禍 平
生不食鰒人問其故曰曾為濟牧時見民困苦採捕故不食耳
公為濟牧其俗不葬其親一死輒棄壑公教之葬窆之一日夢見三
百餘人拜謝曰賴公得免暴骸無以報恩今年生英孫是歲子掌
令軸生子纘官應教纘五子血适遠進遵逈持平遵服齋進子
大升即高峯适子大昇掌令服齋子大恒判尹子自獻欲相崔德
之字 號烟村适叟以直學癸酉炳幾不仕嘗以南原府使退居
昊岩扁樓曰存春 文宗召拜藝提告老而歸卿士賦詩贐行癸

酉之間国家多故以此世稱其明哲

申末舟字子楫号帰来子文忠公叔舟弟也官大成乙亥後退帰淳昌別墅雖文忠不能强起之也卜築數楹扁以帰来一時名流歆詠其事徐四佳居正作亭記姜私淑希孟作帰来詩邦人立祠以祀之

金淑滋字培之号江湖冶隱門人官司藝贈直學 昭憲王后世宗文宗表持服如一 世宗表哭曰所天崩矣 文宗表尤悲曰嗟乎嗣君乙亥退帰密陽 子俾齋

尹謙官禮郎 端宗遜位後棄官入山臨終書忠孝二字付其子

李孟專字伯純兵判審子世登文科歷正言知時事艱危托外補居昌縣監清白聞号耕隱 光廟受禪托以盲聾帰鄉

杜門時年五十赦名藉之猶自韜晦謝絶人事惟俾廝入謁則閉
門心語或為酬唱坐無薦席食無匙箸與夫人金氏年皆九
十餘卒子孫衆多　季專官兵參公之弟也
安止号皐隱乙亥以領樞退歸托盲杜門　嘗為大提學時文
士並附安平大君㒯不能致公乃簡請邀或書屛簇以寄則
曰大君簡何可坐答當親謝云竟不往一日諸文士有裒述多
高下曰此老當知之為注貫之公故以高者為下下者為高諸士笑
曰此老衰耗不足較遂絶延謝　先廟卽位甚重之　謏聞瑣錄
曰皐隱以閔粹史事時提調論貶于本貫康津下諭監司每進
膳封餽之賜公受否而啟如是優遊數年一日朝參　上御坐

丙申文忠成不及班乃進謝曰適有故人自遠方來共話款悰不覺
晩到 上曰誰也曰安止 上喜曰吾亦欲見火急召來即令進呈
終日歡洽僉陞崇政
丁克仁号茶角又号不憂軒乙亥以正言退歸泰仁訓後學嘗有
詩曰長占青山又白雲不憂軒上事天君飢飡渴飲閑中味明月
清風可共之三灘李承召送公還鄉詩曰草堂留在故山隅翠竹
蒼梧手自栽不待唐生疑已決歸心火迫正難裁
權節号栗亭膂力絕人與南怡齊名 先廟在潛邸聞之臨其第
密諭大事節佯聾不應遂爲韜晦托病狂終不仕可謂不負其其
名矣著栗亭亂稿栗谷爲之序 肅廟朝旌閭

丁丑冬命發昭陵 先廟之三年也金石一班曰初 文廟在東宮行嘉
禮于上護軍金五女号徽嬪数年挾媚道事覺廢又冊宗簿丞
奉礪女号純嬪八年以失德廢六良娣權氏爲嬪即 顯陵王
后也年二十四誕 端宗致病七日而薨葬于安山号昭陵丙子六
月二十六日政府啓曰顯陵后母阿只及弟自慎伏誅其父專已
歿追廢爲庶人魯山已降君其母不宜保名位請廢爲庶人野
說曰 上王遇害后嘗顯灵於闕屋上曰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
光廟一夜夢見顯陵德按劍至罵曰奪国已足殺之何罪卿則
人君雖不可犯當殺汝世子直走東宮 光廟驚悟注候世子則已
無及救矣 光廟大怒即命發昭陵先剖石室曳出梓宮重

莫能動軍民恠駭卽為文祭之

梓宮乃出投諸江水暴漲置岸上三四日乃命以民禮移厝水濱或云祭告厥由則梓宮乃為頓踣沿江便礙於陽川渡口不肯泛下大海一日漂泊于沙場一海人見之潛埋及復陵時歲月已久不識其處其海人年踰百歲乃告玄宮所在之陰崖雜記曰初廢陵前數日夜半婦人哭聲自陵中出云將壞我室予將疇依聲動里閭未幾變作之廢陵後民取木石必有疾疫牛馬踐塋風雷忽作人皆神之莫敢近焉

成宗朝南秋江孝溫疏請復昭陵不報棄擧業從悅卿遊一日悅卿謂秋江曰我則受 英廟厚知為此宜也公則異於我何

不為世道計也秋江曰昭陵一事天地大變復昭陵後赴舉不晚也
悅卿不復強之 光海初年金馹孫疏請復昭陵不報 南袞復
昭陵疏可以泣鬼神古人云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 中宗
癸酉命復昭陵々之廢至是五十七年人心洗痛冀復者久檢
討蘇世讓首發其論皆以為可得柳順汀堅執申用漑張順孫金
詮及台閣之論閣而不行金安國等上疏以靡台閣之勢順汀得病
出會雷震太廟木 上問闕失皆以昭陵為對乃復初縉紳畏禍
觖望時柳雲為台李陰崖耔居憂貽書曰顯陵在天之靈悵
無偶昭陵之寃抱恨無窮忠臣義士之目何時得瞑乎及移陵陰
崖進輓詩曰扶日昇黃道乘雲事異宜理當歸有極天合照無

私宗社開新慶乾坤定旧儀微臣陪素仗和淚寫哀詞 陰崖新著
日酩陵旧在安山里有齋舍臨海丁丑秋齋僧夜聞婦人哭聲自海
漸至山下而止暁僧往視之有漆棺泊渚中驚怪刈草覆之加渚土
掩迹自後潮汐沙積成陸便生草只以土高處指為藏棺今覓
梓宮莫的所在奇掘其泥生處未得見監役官夢神人言加掘一
尺許始見漆棺遂得法物之龍泉談寂記曰監官假寐后親憑几
具王后儀而丫鬟侍曰監官勞之曰爾等辛苦監官拜伏駭汗覺
而異之明朝深加數尺忽見漆尼着鉀而出果克其事安山人言陵
之未遷夜聞哭聲如在陵傍明日馹騎猝至遂遷之 陰崖日録
曰新陵在顯陵左相去不遠只隔松杉下玄宮後兩間松斂株無端

枯死視役提調張快孫等命斫去兩陵更無遮蔽人以爲精爽所
感又於開陵日還旧陵白日大雨吁可怪也　龍泉談寂記曰權岐
亭初與叔達直銀臺夢海平君鄭眉壽與柳快汀手搏角觝快汀
窘甚數日復昭陵議出頃汀難之忽病朝堂舁出遂不起眉壽即
昭陵外孫也人以爲其冥有知豈不感通其神報冥應未爲無理
岐亭之夢驗矣　肅宗寶鑑曰　上以顯德王后考權專　中廟復昭
陵之有復官之札考公私文蹟并無載錄遂特命專父子并復官又
曰礪良府院君宋玹壽及權專有賜祭之命禮参吳道一奏言
墓所及子孫訪問不得設虛位賜祭雖無妨而無前例矣禮议李寅
燁曰故老相傳果川地有宋玹壽夫人墓云遣禮郎看審果宋山

丙夫人墓亦有表石道一又恭礪良雖在一山之内有難識别以此措
辭爲文就墓下爲位賜祭 上可之權尊墓久訪不得後右相李世白
自寧陵還言在安東地表石宛然始行致祭

端宗朝

相臣錄

右 鄭苯 字子兒號隱以 吾子癸酉賜死

領 首陽大君 世祖潛邸時

領 鄭麟趾 字伯雎號學易齋河東府院君諡文成四爲功臣

左 韓確 字子柔德宗國舅皇朝少尹參靖亂佐翼功赴京道卒諡襄節

勳臣錄

癸酉 輸忠衛社協贊靖亂功臣三十六人 世祖誅金宗瑞等

一等十二人

首陽大君 見上相臣錄　　鄭麟趾 仝上

韓確 仝上　　李思哲 見世祖相臣錄

權擥 同上

洪達孫 同上

崔恒 同上

韓明澮 同上

朴從愚 雲城府院君諡文烈 太宗駙馬

金孝誠 延山君 武崇政

李季甸 韓城府院君諡文烈 牧隱孫 贊成

朴仲孫 字敬允密山君 吏判諡恭孝

申叔舟 見世祖相臣錄

洪允成 同上

二等八人

權蹲 安川君蔭判書 諡忠孝近子

柳洙 文成君參贊 諡安襄淑弟

田畇 河陰君 宦

尹士昀 鈴平君判書 諡成安

柳河 文山君崇政 淑弟

郭連城 清安君

三等十七人

李興商 鷄林君吏判謚襄僖

李禮長 全城君兵議謚平簡追封

康袞 信川君武資憲

柳淑 文川君洙兄

權軀 福城君武近曾孫

柳泗 文原君洙弟

洪純老 唐城君武應

林自蕃 陽城君武兵使

安慶孫 公山君武

柳子煥 箕山君吏叅子光嫡兄

薛繼祖 玉川府院謚安襄

權擎 永嘉君近孫擘弟

洪愼孫 唐川君武謚襄武達孫弟

宋益孫 礪山君武

韓明溍 西原君謚襄悼明澮弟

韓瑞龜 清原君

李蒙哥 駘川君正憲謚胡襄行妾子

科錄

李崇元等四十人 金壽寧二十三人

補遺

崔應賢 号睡窩大憲江陵祠

朴孟智 号春塘校理咸陽院

朝野輯要卷之五

世祖惠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明睿欽肅仁孝大王諱
字 世宗第二男永樂丁酉誕降于本宮初封晋平後改咸平
又改晋陽大君首陽大君景泰乙亥六月受禪于景福宮丁丑上尊号
承天體烈文英武成化戊子九月七日傳位于 睿宗八日昇遐于壽
康宮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二 皇朝賜謚莊 定世室 有四男一女
光陵 楊州注葉山子坐
妃慈聖欽仁景德宣烈明順元淑徽愼惠懿神憲貞熹王后尹氏籍坡
平贈領議政坡平府院君貞靖公璠女永樂戊戌誕降于洪州衙宣德
戊申封樂浪府夫人景泰乙亥冊王妃丁丑上号慈聖 睿宗己

丑加上欽仁景德宣烈明愼光淑徽愼惠懿 成宗辛卯加上神
憲成化癸卯三月三十日昇遐于溫陽行宮壽六十六誕二男一女
光陵 大王陵 東岡丑坐
男德宗大王 昌原君晟 謹嬪朴氏出
睿宗大王 德源君曙 謹嬪朴氏出
女懿淑公主 河城尉鄭顯祖
乙亥夏六月初十日 上受禪 初 上爲大君時年十四嘗一唱家夜
半其私者叩房門 上驚起踰壁壁倒仍超出數仞墻又超過三
重城其人亦如之 上走一里餘路傍古柳腹虛遂隱其中其人追
之不及而去俄有人自樹傍啓門而出溲溺橋側仰視星文自語

曰紫微星經柳宿必有人君依樹可怪也良久還入 上歸翌日物色之乃觀象善推步者也 上心獨喜及登極問之死已久矣厚賜其子 上以首陽在潛邸吉禮未定初以貞熹王后之兄議婚監察尹氏至其家主夫人奉處女出與之對坐 貞熹短衣童髮隱於主夫人之後而覘之主夫人推入之曰汝次尚遠何敢出歟尹氏曰其阿只氣像不凡請更觀之嘉歎不已入閤啟之遂定禮監察尹氏知人之鑑至今稱之之 祖宗朝東嬪則入闕選擇此外雖大君之妻或令尚宮或令監察尹氏就本家議定之 東閣雜記曰 上日表瓌奇射御絶人年十六隨 世宗講武于王方山一朝射鹿數十風拂毛血衣盡赤老武李永奇等見而垂泣曰不意今日復見 太祖神武 文宗嘗

其書弓曰鐵石其弓霹靂其爵吾見其張未見其弛 上嘗衣濶袖衣宮中笑之 世宗曰如汝有勇之人衣服如是寬大可也 上顏歎 太宗宮中老宦見而笑之 英廟曰何故曰似 太宗大王是以笑之 安城君李叔蕃 世宗朝換龍飛歌時自謂名來鷙悍循舊崔潤德以相位來詣只點頭曰孺子少有氣今果然矣八大君往見坐而受拜 光廟到席便矍然執手曰頗似汝祖汝又英雄也 太宗爲上王時名元天錫入內道故舊仍名儲王孫出見天錫指 光廟曰此兒酷似乃祖嗟須愛兄弟受兄弟之 世宗之圭表令首陽安平及儒臣上三角山普賢峯觀日入處及還 世宗向宦者登陟優劣對曰石角層巔人皆惴慄首陽騰如飛鳥無危

不臨神也非人 世宗嘆曰吾子孫必盡於是乎矣及靖乱佐翼時瑢

瑜琳琛輩多不得其死 東閣雜記曰 端宗癸酉 先廟以謝是

使赴京道傍見者必稱大將軍皇城廟門入衆見之一時退縮人

皆異之初臨行槌擊以申叔舟以書狀又挾金宗瑞子皇甫仁子以

行盖慮未行而事機變也是年十月誅金宗瑞等録靖乱功臣鄭

麟趾等 上見端宗紀

鄭麟趾字伯睢號學易齋 太宗科魁重試文魁領相典文衡謚

文成文科第一 太宗召進曰聞名熟矣但未見面耳令乳首熟視

謂 世宗曰今文有鄭麟趾武有洪師錫王無憂矣 天使倪謙來

公為館伴一日皓月當空倪謙曰月在河星之次日在東星分耳倪

嘆賞因論天象之為神交辭出倪曰奈如夜深何曰可怕李金吾倪曰真逢王玉如　青坡劇談曰高奉常台集友有金其弟與鄭陽墻高郎金門呼僮曰汝主速出也僮出曰主方進食少待之高大叔曰汝主人乎必進糞也何客來不出也少項老大人顛倒而出乃府陰君也高惭惶伏曰某以為友人金家而無禮至此鄭笑曰落地皆兄弟誰非友也因與入內設酌大飲　獜趾年少貌美貧居賞庭讀書陽墻家有處子茂族也踰墻而來鄭正色拒之其女惭憤欲發聲鄭以溫言諭之明日告父母成親女喜而去明日鄭移他屋而絕之女疾作而殞　遂睡篇曰首陽當注獜趾家直入寢房執手曰當與結婚鄭知其意許之及礼事獜趾將赴闈侖家人曰今午後當報其

成若過期當以我為死矣午後果馳報以所着儒衣一領送之血汗滿
裏說者謂㺯趾直節如筆苑雜記盛稱其為人而　上王居別宮㺯趾
跡請早圖俄還而尋害之固是奸凶之尤者也　子五人皆顯〻祖崇
祖時稱名宰
権擥字正叔号所閑堂又号止齋踶子近孫也右相吉昌君　豊之謚翼
平　文宗庚午申叔舟嘗試以権擥擬苐四　上向左右擥居苐令
進諸試券讀至苐四日此誠壯元也御筆書苐一父子壯元皆御賜
也　年近四十尚落落事奇遊一乳三魁為母設宴　光廟以領相
狎宴知有大才待之甚厚遂建大策薦明澮　東閣雜記曰擥
出入卿下每進見日晏不退進膳失時宮人目之曰寒美郎及卽

位台入便殿設宴飲謂 貞熹王后曰此昔寒羨郎也 子健文章名世官中樞府事

韓明澮字子濬麗柳巷脩曾孫文烈尚賁孫 睿宗國舅又成宗国舅領相上黨府院君謚文成 東閣雜記曰明澮在孕七月而生四體初未具一家不欲擧有老婢置敗筝中護之数月漸长㠪腹背有黒痣象星文人皆異之少時讀書山寺一日夜行有虎擁護而行澮曰遠来相送足見厚意虎有俯首號伏狀遊通灵寺有僧密語曰公之頭上有光此貴徵不出明年必得志明澮落拓出遊有大志年踰三十猶布衣擘薦進明澮每進見稱宗謂寺官或稱醫負使人不疑又昏夜難於叫喚以縄繫宮奴林芸臂

而垂其端于户外引之則雖夜深即入告 光廟嘗曰吾子房也薦
武士洪達孫楊汀柳洙等三十餘人皆得其用 逐睡篇曰明澮嘗
窃首陽所幸妓知首陽有大志恐禍及伺首陽到妓家夜潛赤
身匍匐入房突入衾中首陽蒼皇因措明澮抱首陽悟因密贊
大計與河崙覆盤事相似秘跪之狀前後一轍 秋江冷語曰韓
明澮搆亭漢江名狎鷗欵以定策功擬忠獻將謝老江湖而慾戀爵祿
不能去崔判官敬止詩曰三接慇懃寵渥優有亭無計得來遊胸
中自有機心定宦海前頭可狎鷗公惡之不懸其板中嘗有詔使
往遊賞明澮請設龍鳳帳日以侈觀瞻 成廟不許澮作色而
起上啟廡外尋放還 成廟癸卯赴京帝曰朝鮮韓老復至矣

遂賜犀角帶 謏聞瑣錄曰韓明澮與申叔舟連姻權擥又欲
與韓婚韓雖於拒辭訪諸申申曰此易耳何答以吾三人一體
同功既與申婚又與權婚則上無乃致疑於吾三人之密乎遂如
言答之權覺然曰吾思不至此 孫景璿詩律過唐道義終身
韓確字 號 左相西原府院君 德宗國舅謚襄節自冠
勳府位冠百僚謙恭愈下和氣藹然朝京還道卒 識小錄曰
韓襄節二妹俱入天朝為文皇後宮封妃公以妃兄名為光祿少卿
奉詔須于本國異典也 三子封君
具致寬字而栗領相綾城府院君 丁亥討李滿住公為鎮西大將
軍 世祖嘗曰此吾萬里長城也

申叔舟字泛翁号希賢堂又号保閑齋參判檣子 世宗科領相
高靈府院君謚文忠 公嘗入直燃燭讀書 上使小宦視之數四讀
不撤雞鳴始就寢 上解貂裘乘睡覆之朝起方覺士林榮之
世宗朝以日本書狀渡海颶風大作舟幾覆倒舟中有孕婦皆曰
海路所忌當投此女公曰殺人札生吾所不忍俄而風定 少時赴
舉路見青衣童拜曰願從終身公欲之自是童子不離凡吉凶莫
不先言聽其指導無不吻合捷科保勳登台皆有陰助一日童子
泣辭而去公嘆曰我其逝矣而已卒 夫人尹氏子雲妹也六臣之死其日夕
申自闕還家見夫人持數尺布坐樓中申驚問其故答曰君平日與
成某等相厚不啻兄弟意君必與之同死誤君之凶音而自決豈意

君之獨爲生還申愧恧顏騂若無所容後申臨歿嘆曰人生會當
止此蓋悔心之萌云弟歸來子末舟六臣誅後棄官破睡篇曰 光廟
潛邸叔舟以功臣受魯山妃爲婢鄭寒岡述言之云 光廟每召入卧
内謡諺曰若得卿輩一人予何憂也 東閣記曰六鎭藩胡叛 光廟
以叔舟爲元帥往討虜乘夜犯衆喧呼公堅卧召僚佐唱和占一
絶曰虜中霜落塞垣寒鐵騎縱横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
看斗牛正欄干壯士知其安閑頗以大捷 尹子雲爲妻弟一時拜相
同年會申口占云青眼故人俱白髮黑頭賢相只舟心申愛妓也
謏聞鎖錄曰 上召申叔舟與韓明澮入侍曲宴 上拉叔舟臂劇
飮曰汝亦拉予臂叔舟醉甚於袖裡持 上臂 上曰疼 睿宗侍側

變色 上諱呼 睿宗曰予則可汝則不可枉歡而出韓謂申閣曰申嘗
醉醒必点燈讀書乃寢今日則不可閣白之夜 上醒使中人視之申
果就寢 青坡劇談曰具綾陵致寬新拜右相叔舟進領相 上引
入內殿呼申政丞申對 上曰予呼新申誤對罰之酒又呼具政丞具
對 上曰予呼舊具誤對罰之酒又呼申新對呼具舊對又皆誤
對罰之又呼申呼舊皆不敢對又以不對罰酒終日飲罷 有三子
㴐為咸監施愛乱殉節澯官觀察使浚文府院君㴐子用漑
右相又孫從濩叅判三魁堂 申瀞叔舟子也年未三十已躋宰
列為吏叅錄佐理勳受功臣奴婢聞高灵縣有寺奴父子富冠
一道欲為圖出僞造御宝移文督現事覺下獄 成廟念叔舟勳

勞歆貰其死嘗駕往禁府召瀞教曰汝若吐實當放汝瀞早貴
性驕一向牢諱 上曰執迷人也禁府讞議姜希孟等啓曰申瀞身
為宰相偽造御宝法當死 上即允時造紙別提宋枰畜醫女以
資文紙一張造給剪帽有瑩冠因嫌彈論錄贓案後三年 成廟
臨遣問左右曰宋枰又棄其女左右曰尚今寡畜 上默然蓋有
歆原之意也祖宗朝贓法之嚴 成廟欽恤之仁俱可想矣
金碩安東人号孜谷左相上洛府院君丙子與六臣等謀復魯山
處事不成馳往其妻父鄭昌孫謀曰不如先發富貴有餘矣
昌孫從之即上变曰臣實不知碩獨與焉罪當死特赦之錄勳
崔猿亭嘗次上洛君棄莊堂詩曰十尺坮前碧玉流昔聞金

此遊遊朝廷身勢兼山水富少限憂事業可凌投閑老壯心還笑却秦儔始終忠信當傳史走卒猶知上洛侯

鄭昌孫參判百欽子也其婿金礩六臣告變錄勳一日金東峯遊市中鄭以首相過去東峰曰汝叔宜休鄭若不聞疾驅去 見貞節公甲孫

崔恒字貞夫号太虛亭徐四佳妹兄也魁科重試參靖亂佐翼兩功領相謚文靖 文章如大江長河尤工於駢儷事大表箋皆出其手華人稱其妙 梅隱集曰崔太虛葬于南漢山城下其夫人見山曰此是無後之地宜改葬而國制禮葬不敢還吾宜別葬遂自卜於其近地卒乃別葬

洪允成湖西人也將赴舉徒步行至漢江時　上以首陽出遊漢川亭
蒼頭十餘人在舟中按舟使不得行允成躍入舟中手折小槳
格其奴盡沉水獨身刺船而渡首陽甚異之使台而前潛以息
佶後為功臣　少時落拓不遇就洪繼寬同卜繼寬推其命良久
曰公極貴命也仍曰某年某時公必判刑部其時某子繫獄當
死願活之允成愕然不敢諾未十年以翊戴功超刑判一日鞠囚
囚呼曰囚是洪繼寬子也允成悟而釋之盲卜洪繼寬以卜鳴故
仍以有里名之　羅州城隍祠神甚靈過者不下輒殺所騎允
成刺州也下吏告之允成不聽鞭馬過行不數里馬斃允成大怒
屠其馬載酒一盆命軍卒持弓矢刀斧往其祠置馬肉與酒

叱咤罵曰爾旣殺我馬敢食肉也若不啗此肉飲此酒當焚爾祠俄而酒肴嘶縮而肉猶前遂焚祠而歸其神徙于叢林人有祀者則其神曰先請洪地主享之自此淫祀者必先享允成允成時或醺々如醉必曰某人應有神祠乎問之果驗　允成判吏部其叔乞官其子允成曰以某田與我則當從叔曰昔君之困衣食於我十餘年今不可官吾一子乎允成恐語播即撲殺之叔之妻訴官皆畏允成不許聽理　上幸溫泉叔妻登樹呼訴　上駐駕而問之大怒欲誅允成爲其功大立軒蓋頭數十人　允成以都元帥出湖南也聞全州某甲爲望族家富有三女美允成欲妻其女　牒湖伯諭宿次於其家方伯召其人語曰不從非但

禍及爾監司亦當死爾急理婚具其人唯唯而歸其妻泣弟三女
曰此甚易女有以應之及允成來也其女盛飾立於中門扇後揖
曰若欲為妻可也為妾之歟死於前允成笑曰當如汝言遂密啟
請為繼室允成死前後妻爭嫡後妻曰某年某日 先王幸妾夫
家令妾行酒政院必有日記歟考其書書曰令夫人行酒遂命
後妻為正妻初允成監春秋時見時政記書己罪惡曰倖植
綱目我國人有不肯見何况東國通鑑乎任汝書之誰肯見東国
史乎

丙子誅成三問等六臣　丁丑魯山薨　上命晉昭陵 並詳見端宗記

正統帝陷虜景泰帝初監國後即真八年至是年丁丑正統帝

復位改元天順遣博士高閏頒復位詔後至庚辰又遣給事張寧賚
勑來　華苑雜記曰天使高閏張寧之來朴元亨皆為儐張天使曰
如子之才生於春秋當不下叔向子産之下云
朴元亨號晚節堂　世宗科　世祖朝領相諡文憲　思齋摭言曰　朴
文憲位至台極清儉律身子成性位未顯時值生日置酒獻壽公
夜半呼至前口占曰今夜燈前酒數巡汝年三十二青春吾家舊
物惟清白好把相傳無限人盃酒之向有貽訓之義可謂教子弟
法矣子成性官贊成安性官中樞府事
戊寅命申叔舟纂集　太祖　太宗　世宗　文宗四祖善政名国朝寶
鑑又撰東国通鑑又命改正五禮儀自　世宗朝始修至是成丙

戌又命徐正居等撰經國大典 改集賢殿爲藝文館 命梁誠之勘
定御製奉安儲趾閣東名曰奎章閣 諸書所藏名曰秘書閣
是年野人李住滿其弟凡察來朝 上曰滿住凡察皆背國作耗
者今來脤献方物請受爵命宜厚撫之 五月滿住子伊澄哥又
來朝 八月滿住子都督古納哈及弟阿具等來朝 九月達州尉
都督童蒼又來朝
庚辰東女真浪卜兒哈謀亂伏誅其子阿比車侵边發兵討平
初毛憐衛兀良哈浪卜兒哈世居我國會寧地與我民相婚嫁
世異編戶其子亦升哥來住王城娶妻從仕卜兒哈以邊將例减傔
從 怒與子亦升哥叛邊將以啟按覈置法達州衛指揮佟火彌

赤謀報復卜兒哈之子阿比車潛師寇邊將分道追擊殺獲幾
盡 秋以申叔舟為江原咸吉都體察使婁豬江野人先是野人
李滿住事國甚恭忽侵掠邊郡命申叔舟總諸將往討凱還
丙戌 上聚公卿下至流品文官于闕內試策名曰登俊試以鄭麟
趾申叔舟鄭昌孫為對讀官永順君溥以宗室得中 上喜甚及放榜
賜是榮宴于議政府壯元金壽溫以下各賜鞍馬台致內殿曰古有門
生座主之号今是科予親策之予當為是門越數日兩殿坐思政殿
使新恩獻酌一如門生座主之例吾東所無之盛事 戊子重試永順君
溥等五人賜唱之翌三名天童二百遊街 舊例官三品不赴之科六品
不赴生進以堂上赴始於權花山擥崇親赴試始於永順君溥駙

馬赴試始於河城尉鄭歐祖皆 世祖朝事尋罷 古者無武科
太宗朝始爲故事文武一等三人別賜皂蓋 世祖文賜蓋武賜旗遊
街皆下文武武不悅尋罷嘗取武科一千 上問居末者曰今世有才
下於汝者乎對曰後榜壯元是也 上大笑擢用其人果稱職
金守溫字文良號乖崖重試拔英登俊試領樞 公每從人借
書來往泮中日日抽出一藏張諸袖而誦之若有遺忘則出而視之
誦已熟即棄故誦一帙則一帙盡矣申文忠有受賜古文柱續愛之
公往借申不得已借之踰月到其家則片片塗壁烟薰莫卞問其由
則曰吾嘗臥而誦之矣其文章如長江巨浪信手而成未嘗起草求
者雖八九令人擲筆四歐雛之文不加點然長於詩文拙於治產每布

書籍於床施席其上而寢之人問其故曰床冷無氈也門前有大槐樹嫩葉方成陰分令奴鉅斫之人問其故乃曰家中無薪故炊飯也事多此類云

成宗戊午重試姜相龜孫赴試其婦翁之弟成虛白以知申在省內其父晉山以摠管入直謂虛白曰吾家連魁亦盛事也盍與君代作龜孫之策乎自虛頭至軸姜製自當令說與至終篇成製令書呈考官徐四佳李三灘皆嘆服當爲第一金乖崖上以試佯瞎不細參考試官書等則曰更再問亦如是以爲疵困而至曉又價而稟則曰次上可也怪問之曰此之何以未入等也金笑曰此作非成姜二子弟當爲壯元矣速取封彌窺之果姜生也金曰吾與姜同榻而成俔學于我吾辨其文自此至彼姜之自彼至此成作也誰可爲其所瞞

而撓國試乎衆皆服遂詘而申澄濩為魁云 垂崖辛人有言坐化
者金梅月堂曰垂崖多歆寧有是就令有之坐化非禮
時 上聚文士于慶會樓下試藝崔池行至後苑 上微服出苑中遇池
長揖不拜 上問曰汝是何人何以無禮於我對曰我文士也宮中但為
上而已豈敢別禮於子乎池於是心知非凡常人必王子也遂蹲坐路傍
上曰汝非原壤乎何其蹲倨俄而侍女內豎至池始驚怖謝罪 上即
御序賢亭呼池講論經史一二精解 上大喜手賜卮酒池遂快倒數
巡款色自若 上曰恨得之晚拜為司藝
丁亥討平李施愛亂錄敵愾功臣曹錫文等施愛吉州人歷官會
寧府使遭喪家居弟施合謀反節度使康孝文到吉州施合

妾女以州妓宿孝文房閙户納兵殺孝文及本州牧使薛澄新仍
興兵以叛先是施發流言惑衆曰忠清兵船來泊鏡城又朝廷
遣兵將盡殺本道人又遣海賊見形之狀人心危懼施發遣人
上書言訛言胥動請以本道兵除守令以定人心之 上命龜城君浚
爲都摠制使户判曹錫文爲副趙復許悰拜節度使康純魚有
沼南怡爲大將徵諸六道兵三萬會于咸興施發既稱兵列邑
爭殺長吏以應之端川人崔潤孫仕於朝命陞二品遣之使諭逆
順潤孫反附施發以朝廷密事盡言之眙順等戰于利城有沼
潛以小舟載精兵着青衣與草木色无別由海曲從出鼓譟先
鋒將李從生躍馬奮擊賊望見曰彼黑面大頂玉者誰也軍

中告曰李衛將也賊不能支遂潰施愛還失吉州載妓女貨財欵
投入虜中本州人許惟禮以司饔別坐在京挺身請行 上壯其
忠勇進之惟禮馳赴賊陣設幕宴飲與李珠李雲路等謀絶
幕繩覆而掩之遂傳施愛施合斬于陣前傳首京師 上引見
惟禮賜腰帶勳爵錫文以下賜功券涪溪雜錄曰施愛到利城
納縣監妻迷戰流連衆心解弛遂就戮云 野言別錄曰龜城役
大兵從發十日到鐵原 世祖震怒曰倉卒以大事付小兒吾之失
世嚴責促進兵十五日到淮陽賊已平矣乃班師其時西南訛言
又與龜城之役特赦言而案有顧後之慮不然豈有元帥受命翱
翔道路不爲進取哉蓋受 世祖密戒也後 世宗第四男臨瀛大

君瑠之子時十八有武畧 東園雜記曰施愛之叛也流言韓明澮申叔舟盧思慎韓繼禧等爲内應 光廟命拘於闕内其子侄并因禁月餘審其誣釋之引見内殿下殺延之深示悔責至於涕泣黄兎記事曰賊僞言申叔舟韓明澮爲施愛之内應具致寬密啓因叔舟明澮 世祖摘奸鎖項縲 世祖怒其阿好大臣鼻轘南用信于市野言別集曰施愛叛初其黨以飛書密告韓明澮權擥申叔舟皆内應 上論三人曰卿等乃予腹心脫有意外之変大事去矣其共人直于後苑其宗因世每夕必持酒親往見之施愛敗後事乃得已此國朝典謨所載與上二條異可疑然此從近似以三人之勳業 光廟之大度何繫之曇也 施愛之叛咸興人作

亂圍觀察使申澥澥登樓禦賊力屈乃折弓矢大罵而死命魚世
恭趍資代澥馳至咸興無一人迎候者出巡野外人家皆空輒拾集
曉諭或曰刺史可畏不可不備世恭曰若設兵衛益生民疑只率
數三下卒而行一日獲賊黨韓宗智遂斬之咸之人歆免罪爭寫
首乱者姓名投納世恭曰不可盡誅遂焚其書反側者乃安賊
平分咸吉為兩道移世恭為北道觀察使時年三十六後官戶判牙
城君謚襄肅　尹子雲字之望号樂閑亭申叔舟妻兄也官領相
初朝廷聞施愛乱以子雲為咸吉體察使倍道至咸興是夕賊
作亂殺監司申澥移兵脅子雲所露刃環庭子雲整衣端坐談笑
自若賊懼而退子雲在圍中七日處之泰然賊悔悟或有周旋

為左右者子雲卒全身還　世傳施愛為復魯山云者魯山之墓在於
丁丑非丁亥為十一年也無乃施愛如勝廣之稱扶蘇而憐愛者宜有卞矣
是年八月帝勅諭曰建州衛童山等世受朝恩近者陰行盜延宥
之愈肆不得已用兵致討若王能遣偏師與我軍相應勉樹勲名
時康純等繳報施愛捷音以魚有沼南怡為左右大將以尹弼商
為宣慰使即命回軍赴征純等渡鴨綠江直抵建州諸寨擣部落
乃斫大樹白以書曰朝鮮主將康純左大將魚有沼等滅建州衛遂
班師天兵後到見白書具由奏　帝以付斬建州俘虜李滿住父子
遣敕褒奬賜彩段金紋康純等亦各有賜銀五十兩段絹各四疋
魚有沼遠祖重翼本姓池生而貌奇腋下有三鱗甲麗太祖賜姓魚

氏有沼討施愛策功第一超受工判封榮城君歷贊吏兵判 成宗
朝城底野人潛移他處特命有沼往慰之先使人示教書野人曰
誰我也 投書于地使者曰魚令公來矣野人曰公來則是我父也可得
見乎公馳入其部野人羅拜享其尊皆還舊居卒官判中樞諡貞莊
李從生武兵使咸城君諡莊襄嗜酒無量人稱酒伯 成宗己亥
奉敕攻建州直入賊穴焚廬帳而還 成宗国恤悲毀卒
平安節制使楊汀以亂言斬汀任滿遞帰 上以功臣久勞于外設
酒慰之汀進前曰 上在位久便當優遊逸樂 上曰此是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之意耶汀曰然 上怒促取御寶傳位于東宮左右莫不惧申
叔舟以死不進御寶諸臣論汀亂言罪誅之 宦官白忠信震恐死于

禁中 上曰天譴如此宜避殿自警令中外陳時弊 賁成徐居正承俞著
五行摠括以進 上曰卿意以爲祿命何如對曰以年月日時積推之命之
四柱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復加矣天下戶口至五十六萬林林之衆
豈至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哉四柱同而禍福不相似福命書不足信也 筆苑
雜記曰近有一奴容貌酷類女奴自髫齔雌服年踰四十出入士夫
家事頗露臺官請論加法 世祖以事涉曖昧貸之謂徐居正曰
卿意何如對曰臣少時閱江湖記一比丘尼善針綫有良家遣女兒
師事忽有娠女曰其比丘日夜寢處如有人道之感良家訴縣審
視比丘則陰陽俱闕有老嫗曰用藍水浸陽根上以黃狗舐之陽道
遂出試之果然縣判曰在天之道曰陰曰陽在人之道曰男曰女今此

比丘非比丘非男非女亂人道之正遂誅之人皆快之 世祖笑曰卿勿強

曉事 芝峰類說曰 明廟朝臺請誅陰陽俱備人以除不祥 上

曰禽獸亦不可輕殺況人類乎投之絶域可也退齋謂大哉王言

世祖朝二形人金方智奸淫士族女兩罪止杖配事可知也

謏聞鎖錄曰 上嘗不喜一卑官不敘遷職累年一日内宴宰樞

上見其卑官已金帶矣心自驚訝宴罷令銓曹考其案歷皆由清

班進也 上曰人之貴賤有命存焉非人主所能為也銓曹擬望 上或以

筆蘸墨臨三人名上隨墨落下點或令宮人不解字者点出是無命

也 先是承旨一人入直李皓然入直醉不能對自後二人入直 上崇佛三

南寺刹多有普施敎堂貞熹王后諺札及綉裳在山陰智谷寺創

圓通度于都城内 上命印出大藏經五十件遣尹贄董其事使僧信

眉分藏名山巨刹凡紙地八十萬八千九百餘貽役粮五千石他物稱是

上嘗分授諸各臣釋經誦之至許悰則曰某不喜佛分授經悰在小

官得人主敬如此 上嘗問鄭蘭宗周易圖先優劣對曰佛氏妖書何

比聖經 上怒捽下撞之境不屈

許悰字宗之号尚友堂右相陽川府院君謚忠貞 思齋摭言曰

公年十二三與同隊小兒上寺讀書偷兒入室奪衣履而去既覺怡

然書壁曰既奪我之衣又宜吾鞋之莫偷既奪衣又偷鞋亦功為盜

先生不敢識者服其量登文科三放榜日唱第一甲畢而作時畢庭臣

皆目為商霖之徵屬天文學 嘗陳作異端闢言路凡六事皆時

所諱言見者喘汗跪入趣名欵試之摘跪語以詰曰千句不通以麵代
犧予々無是失以予比夏康梁武何也俞摔下杖之 上又取匣開横膝
俞力士崔適日候吾披開畫匣即軒之 上徐々披之閱々鈎光其末
將垂露公畧々無惧色隨問而對吐音洪暢 上還納鈎匣中日昃
吉也大加稱賞得之根晚俞進酌自是 睿眷日隆 公魁顏美髯
身長十一尺二寸姿表出於千萬人之上裨官雜記曰天使董越王敞
視人蔑如必詬怒公爲遠接使長身玉立衣冠偉然兩使瞿然
起立不覺屈膝拜禮相目曰堂々哉若人及還不忍別出濟白望公
早來朝使中國知海外有此人也兩使還朝嘖々曰所不知者天上
人間則無奴聞者莫不想望風采 隱崖著尚友堂跋

鄭蘭宗字國馨重試拔英登後參贊諡翼憲嘗爲此道兵使
僚佐服其機智蕃胡遁竄 子光弼
慵齋叢話曰 世祖行轉經法卽麗俗也其法幡蓋前導黃屋
輿安小金佛伶人奏樂僧數百隨之各擎名香誦經小僧乘車擊
鼓經止則樂作樂止則經作自闕而出 上御光化門送之終日巡行
市街慕華館太平館設晝供各寺供物簫鼓梵唄振于太空士
女奔走衆觀 芝峯類說曰世傳 世祖幸金剛山回至斷髮嶺欲祝
髮群臣諫止云此其無稽 朴思庵淳詩云薜蘿通御氣飛禽識
龍章俗語空多說東巡是省方是也南秋江金剛錄麗太祖登
嶺斷髮掛樹以結連之然則 世祖事僧輩傳會耳

上又俗溫泉又將覩俗離山文壮臺教以不炊民力都事以空席數之
長木三四撐結為椽 上以違法梟示教曰慈主之節不可沒也又嚴
酒禁遣中使察之觀察使金震知就洪仁城允成飲即命斬震
知以循百官庭親執鞭恐馬逸入民田犯禁也西巡兩界東臨仙界
行狀若一閒人
戊子秋九月初八日 上昇遐 筆苑雜記曰 世祖天縱豪邁慨然慕
唐太宗而薄漢高性又節儉常御紺色木綿衣袴青草鞋携大
杖笠纓用純木大畧英才直諫達文相將而崇佛只以覊縻民心
而已青坡劇談曰 世祖嘗幸西路望見一兵旗竹取來為笛真奇
士也昔蔡伯諧眄庭柯椽木取以為笛歷代傳寶其事同而伯諧

之近既又不如 世祖之遠見也 國朝寶鑑曰 上疾劇召禮判任元濬諭傳位之意鄭僯趾等以爲不可 上怒曰運去英雄不自由卿等違予志是促我命也卽令中官取冕服親賜世子世子卽位翌日 上昇遐教院相崔恒等踰月定謚雖是人子不敢一死其親之意 大行大王未及尊號仙馭上賓速上謚號及廟號是予至願也政府以神宗睿宗聖宗議啓 上曰大行大王再造區宇功德巍蕩廟號不得称世祖可乎僯趾奏曰我朝既有世宗故世字不敢復議 上曰漢有世宗又有世祖豈非可援禮乎於是上廟號曰世祖

世祖朝

相臣錄

左 李思哲 字誠之謚文安以宗 籍至相再為功臣

左 具致寬 字而栗謚忠烈再 為功臣清白吏

左 鄭昌孫 字孝仲謚忠貞六臣告變三為 功臣蓬原府院燕山時禍懷

領 姜孟卿 字子章謚文景十七進士二十 登第佐翼功 世祖再臨第

領 申叔舟 字泛翁號保閑齋謚文 忠四為功臣高靈府院

領 沈澮 字清甫謚恭肅再為 功臣溫子燕山時追禍

左 權擥 字正卿號所閑堂 謚翼平再為功臣

領 朴元亨 字之衢號晩節堂謚 文憲佐翼功清儉律身

右 李仁孫 字仲允謚忠僖沈毅剛果鍊達故事致仕 遁村後孫五子克培克增克墩克均克堪

領 韓明澮 字子濬謚忠成再為国舅四為功臣 上黨府院几杖百官會葬尚敬孫

領 黃守身 字季孝號懦夫 謚烈成喜子

領 曺錫文 字順甫初名石文謚 恭簡討施愛四為功臣

領 崔恒 字貞父号太虛亭又暲 梁謚文靖再爲功臣

領 康純 南怡獄寃死

左武 洪達孫 字謚安武再爲功臣

左 金礩 字可安号双谷謚文景士衡孫大臣告变

領 龜城君浚 字臨瀛子討施愛特拜領再爲功臣竄亂後後伸

左 洪允成 字守翁謚威平靖亂功

文衡錄

申叔舟 見上相臣錄

崔恒 見上相臣錄

清白錄

盧叔仝 知中戶判

鄭文炯 号野叟右相道傳曾孫

朴薑 錦川君判中訔子

李堰 府尹

郭安邦 郡守

勳臣錄

丙子輸忠衛社同德佐翼功臣四十一人 誅六臣等

一等七人

桂陽君璔 世宗慎嬪金氏出韓確婿謚忠昭

翼峴君璭 璔同母弟謚忠成

韓確 見端宗相臣仍

尹思路 鈴川府院左贊成謚忠景世宗駙馬

申叔舟 見上相臣仍

權擥 上仝

韓明澮 上仝

二等十二人

鄭麟趾 見上相臣錄

李思哲 上仝

鄭昌孫 上同

尹烱 坡平府院謚孝簡追仍

尹巖 坡平君知禁太宗駙馬

李季疄 韓山君左贊成謚孝武季甸兄

李季甸 見端宗朝靖亂功臣
姜孟卿 見上相臣錄

洪達孫 上仝
崔恒 上仝

田畇 見靖亂功臣
權攀 花山君禮参謚安襄近孫踶子

三等二十二人

李澄石 梁山君武判中樞謚莊剛澄玉兄
權恭 花川君謚襄孝太宗駙馬

朴薑 見上清白錄
尹士昀 見靖亂功錄

朴元亨 見上相臣錄
具致寬 上仝

曺錫文 上仝
黃守身 上仝

金礩 上仝
洪允成 上仝

元孝然 原城君禮判謚文靖
李禮長 見靖亂功錄

黃孝源 商山君贇 成謚襄平　韓終孫 淸城君武崇 祿謚安襄

尹子雲 見睿宗 相臣仍　韓繼美 西原府院君 贇成謚文襄

曹孝門 昌城君錫 文從弟　李克培 見成宗 相臣錄

權愷 昌川君 兵判　李克堪 李德興廣城君刑 判謚文景克培弟

鄭守忠 河原君贊 成謚文節　趙得琳 巴山君謚襄胡 世祖潛邸蒼頭

丁亥 精忠出氣布義敵愾功臣四十一人 討施愛亂

一等三人

龜城君浚 罪削　康純 仝上

南怡 仝上

二等一人

鄭崇老 罪削

一等七人

曹錫文 見上相臣錄　　魚有沼 蘂城君武贊成謚貞莊

朴仲善 平陽君武崇政謚昭襄錫命孫　　許悰 見成宗相臣錄

尹弼商 上同　　金嶠 善山君武判書謚良襄

李叔琦 延安君武戶判都憲善文屈科投筆

二等二十一人

金國光 見睿宗相臣錄　　許惟禮 吉城君

李雲路 鏡城君　　李德良 全義君武刑戶判大憲謚莊敬

裵孟達 昆山君　　李亨孫 嘉平君

李從生 咸城君武兵使謚莊襄

李恕長 全城君官大憲謚襄簡

金順命 清城君參判吉通子

金瓘 彦陽君監司

具謙 綾城君

朴埴 錦城君兵使

金百謙 光原君武摠管謚襄胡

吳自治 羅城君兵參孫允謙

孫昭 雞川君嘉善謚襄肅

張末孫 延福君禮判謚安襄

魚世恭 牙城君參贊謚襄肅

尹末孫 咸安君兵使

吳順孫 荳原君伯昌子

沈膺 豊山君龜齡孫

金沔 光川君

孟碩欽 新昌君兵使思誠曾孫

三等十二人

永順君溥 廣平大君璵子文重試謚芳昭

韓繼美 見佐翼功錄

栗原君 孝寧大君孫　　宣炯 楡城君武正憲有詩名

閔發 呂山君崇政　　吳子慶 宝山君武資憲

崔有臨 隨城君兵參　　禹貢 丹陽君

鄭種 東平君武嘉善府尹　　鄭俊 草溪君

李陽生 鷄林君賤人　　車云革 延川君從軍節死追贈見三綱行實

廟庭配享

權擥 見上相臣錄　　韓確 同上

韓明澮 仝上

科錄

任元濬等三十三人　　姜子平等十三人

吳凝等十三人　李孟等十三人

河叔山等二十人　姜安重等九人

柳子濱等三十三人　李陸等十人

陳祉等十八人　愼承吉等十七人

李仁亨等三十三人

補遺

盧公弼 号菊逸齋思愼子糸贅燕山甲子林沉

金紐 号双溪重試吏判詩書琴三絶

李陸 字放翁号青坡又浮休子大愚原孫

德宗懷簡宣肅恭懿溫文懿敬大王諱　字　初諱　世祖第一

男正統戊午誕降于禁中乙丑封桃源君乙亥封世子丁丑九月二日

昇遐壽二十謚懿敬　成宗辛卯追崇上号溫文加上宣肅恭

懿　皇朝賜謚懷簡乙未祔太廟有二男一女　敬陵 高陵東峰 峴艮坐

妃仁粹徽肅明懿昭惠王后韓氏籍清州　明朝宣授光祿寺少

卿本朝左議政西原府院君襄節公確女正統丁巳誕降景泰

乙亥封粹嬪　成宗朝追冊仁粹大妃弘治甲子四月二十七日昇

遐于昌慶宮壽六十八誕二男一女　敬陵 大王陵右 岡癸坐

男成宗大王 二序君　月山大君 号風月亭

女淑明公主 唐陽尉洪常

成宗辛卯追崇世傳追崇時士論挈乃貳臺閣之言不可者黜爲
邊將言可者特除臺閣及禮議以臺易邊將而特除之人終身
不叙 象村彙言曰 成宗之追尊自出以先儒定論言之則當宋如
英之濮王而并入廟則非禮之経也初公卿或可或不可惟李承召倡
倡追尊之宜議甚張皇 成宗雖用其言而心醜逢迎用承召不
終官止二品而止識者嗤之 慵齋叢話曰初追崇爲 德宗別廟
使月山大君奉祀及奏請追封至乙亥始有祔廟之役院相韓明
澮及臺諫皆以爲不可李坡孫舜孝元執不可李承召元任濬以
爲宜祔及祔廟 睿宗以弟而受命在先 德宗以兄而追封在後韓
明澮請從受命先後李承召李克墩請從天倫次序 大王大妃

亦教當從兄弟序遂序　肅宗右祔廟政府六曹臺諫議論紛
紜驪城君閔發亦以功臣與焉問諸左右曰德宗何人宗廟誰氏宅
左右曰　德宗是今王之考　宗廟是今上祖宗祭享之所發曰此
甚易耳以子祭父合於事體有何他議其後竟祔廟發無知武
夫中於中中於理是由本然善性初未嘗泯也　崔淑精以敬陵
祭官題詩齋室壁曰笙鶴朝天去不還城西十里即維山烟
霞時鎖松杉老雲霧深藏佛貌閑此日蘋蘩明可薦當
年弓劍杳難攀傷心杜宇啼啼若淚洒春風點點斑　成廟親
覽之歎賞因此驟至大官　寶鑑曰　德宗在東宮薨逝　世祖
以爲其嗣皆幼不可不傳其眞以遺之命畫師崔涇安貴生圖

而藏之及 成宗卽位命奉安于于月山大君家廟賜洭及貴生爵諫
論其濫 上曰予生後月乃失嚴復不意今日得覩 天顏悲喜小停則
洭貴生不可不錄侍從莫不泣下命錄睟容事名永慕錄申叔舟
作序 寶鑑又曰 成宗以追崇所生名政府議之盧思愼金國光徐
居正鄭蘭宗等以爲當稱宗稱王別立廟稱皇伯考侄子臣稱
嬪爲王大妃申叔舟鄭麟趾崔恒等以爲宜稱王不稱宗別立
廟稱皇伯考孝侄使月山君奉祀稱嬪爲王妃 上從叔舟
議自麗朝無追王奏請之例故不爲奏請於中朝及請承襲
使權瑊還奏太監鄭同以爲懿敬封王亦當奏請也 上遣金碩
于中朝奏請中朝賜謚頒誥命 上議大臣始加上廟號行祔廟禮

睿宗襄悼欽文聖武懿仁昭孝大王諱 字 世祖第二男正統庚午誕降于私第封海陽大君天順丁丑封 世子成化戊子九月七日受禪于壽康宮即昌慶宮己丑十二月二十八日昇遐于景福宮紫薇堂在位一年壽二十一 皇朝賜謚襄悼有二男一女 昌陵 高陽敬陵北岡艮坐

妃徽仁昭德章順王后王后韓氏籍淸州領議政上黨府院君明澮正統乙丑誕降天順庚寅封 世子嬪辛巳十二月五日昇遐于私第壽十七 成宗三年追尊王妃上尊號徽仁昭德誕一男 恭陵 坡州普施洞戌坐

繼妃仁惠昭徽齊淑安順王后韓氏籍淸州右議政淸川府院君伯倫女選入東宮初昭訓 成化戊子封王妃 成宗辛卯上尊号仁惠撫

山加上昭徽弘治戊午昇遐于昌慶殿誕一男一女 昌陵 大王陵左 同岡坐

男仁城大君糞 章順王后誕生早卒 齊安大君 安順王后誕生早卒

女顯肅公主 安順王后誕生 豊川尉任光載

戊子秋九月 上即位 是月柳子光誣殺南怡并誅康純鄭翊載功申叔舟等 国朝記事曰時 上新即位彗星見怡以兵判直禁中與人論彗乃除舊布新象也柳子光素忌怡才出己右密聽其語敷演搆捏獄成坐誅年二十六方怡之就鞫也人或告其甚於公主仍以謀反誅之 涪溪記聞曰怡稱康純預謀鞫之純年十八不堪榜掠自引伏與怡同斬呼曰怡怡南汝有何怨於我而誣我耶怡曰寃則吾與汝同矣汝為首相知吾寃而不一言救汝寃死可也

南怡宜寧君暉子 太宗外孫也驍勇絶倫年十七魁武科討施愛又征建虜皆先登策功一等超拜兵判 涪溪記聞曰初翼年權擥有女擇婿怡求之權令卜筮之卜曰此人必罪死不可推其女命卜曰是命極短且無子當其福而不見禍可以為婿權從之及怡係女已先卒數年矣 國朝記事曰俗傳怡少時遊街上見小奚袱裹小笥袱上坐着粉面女鬼心怪之從其所往入一宰相家俄而其家號哭其娘子暴死怡曰我入見可活怡入門粉鬼挺娘胸而坐見怡却走娘起坐怡出娘復死怡更入還生怡曰小笥何物也曰紅柿也娘子先取此柿食而氣塞怡具言其所由以治邪藥治之得生此即權擥之第四女也以此卜婿之怡當有

詩曰白頭山石磨刀盡豆滿江波飲馬無男兒二十未平國後

世誰稱大丈夫其語意殆危難乎免矣

先是宮門罷鑰而開鑰下而閉不鎖鑰承旨四更請開待開而入

又夜深而還家自南怡之死平明而開乘昏而閉下鎖鑰時有大賓

罪當流竄緣係毋乞哀 上曰王者無私敢以保母骫邦憲遂杖流

己丑僉修 世祖實錄使乙亥以後帶春秋者皆納史草皆書本官

姓名閔粹懼大臣見其直書而啣之倉卒竄改洗補以進正言元

叔康亦多塗改事覺親鞫粹言臣所書皆大臣事也慮為中傷故

謀改也仍大哭曰臣獨子乞保軀命 上惻然曰直哉特 命減死定

配為奴叔康康致誠初不直對栲掠乃服處斬初叔康啟曰史

草書姓名非古也恐無直筆請勿書姓名 上不允或曰致誠等誠有罪矣朝廷之法似不如是變古書名以開恒惻之路又從以諸人告訴直以重法繩之初非重史筆之意反開後日史禍之漸也 秋連

三日宣醞政院詩曰三日難既困莫辭予所賜此意非他心邦國永盤石丞宣皆和進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昇遐 華苑雜記曰 睿宗初政銳意圖治未幾 玉體違豫常手寫冊背曰 睿宗曰死得此諡足矣不數月賓天上諡 睿宗果合 聖意嗚呼悲哉初 世祖構疾 王親嘗藥日夜睫不交者數月比薨哀毁踰制遂乖節宣至冬疾劇遂至陟遐痛哉 寶鑑曰 睿宗章順王后 睿宗為 世子時昇遐及

睿宗即位未亂追册禮　咸宗初年申叔舟等請追崇進稱封
陵至三年祔廟

睿宗朝

相臣錄

左 尹子雲 字之望号樂閒堂諡文憲以爲功臣 左 金國光 字觀卿号瑞石諡丁靖再爲功臣

右 尹士昐 諡夷靖坐贓死獄中

文衡錄

徐居正 字剛中号四佳亭諡文忠官賛成

勳臣錄

戊子 翰忠保社炳幾定難翊戴功臣三十八人 誅南怡康純等

一等四人

申叔舟 見世祖相臣錄 韓明澮 同上

申雲 興陽君宦　韓繼純 清平君工判謚襄平尚敬孫

二等九人

寧城君琛 世宗愼嬪金氏出謚章孝　德原君曙 世祖壬子謚明簡

永順君溥 見世祖敵愾功錄　沈澮 見世祖相臣錄

朴元亨　鄭顯祖 河城君文科謚褊玎世祖駙馬麟趾子

君平君復 宗室　李克增 字景撝廣川君吏判謚恭長克堪弟

朴之蕃 竹山君

三等二十四人

鄭麟趾 見世祖相臣錄　鄭昌孫 同上

曹錫文 同上　韓伯倫 見成宗相臣錄

盧思慎 同上

慎承善 同上

康袞 見端宗靖亂功錄

權瑊 花川君正憲南臺兵吏判兼左叅賛諡襄平

尹繼謙 鈴平君二十六都承旨判書諡恭襄士昕子

鄭孝常 鷄林君吏判諡齊安

權攢 玄福君隂工判諡靖順

徐敬生 蚌城君宦

李存命 陜川君宦

韓繼禧 西原君賛成諡文靖

洪應 同上、

朴仲善 見世祖敵愾功錄

趙得琳 見世祖佐翼功錄

魚世謙 見燕山相臣錄

安仲敬 原城君宦

趙益貞 漢平君吏叅

金孝江 長川君宦

柳漢 星山君宦

李存 成川君宦

姜希孟 晋山府院賛成諡文良

廟庭配享

朴元亨 見世祖相臣錄

科錄

蔡壽等三十三人